



天津交通銀行同
人俱樂部圖書室

左文襄公書牘卷十一

起同治九年庚午訖十年辛未

目錄

與總統老湘全軍劉毅齋方伯

答陝撫蔣璞山中丞

答劉克庵

答閩浙總督英香巖制軍

答夏小濤觀察

答沈幼丹中丞

答署浙撫楊石泉中丞

答李少荃伯相

書牘卷十一目錄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李少荃伯相

答楊石泉中丞

與胡雪巖

與夏小濤

答沈幼丹中丞

答袁筱塢學士

與陝藩翁玉甫方伯

與黃彝峰觀察

答浙撫楊石泉中丞



與黃彝峰

與蔣璞山中丞

與袁筱塢學士

答穆春巖將軍

答李仲雲

答夏小濤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蔣璞山中丞

答湘撫劉韞齋中丞

答劉克庵

書牘卷十一目錄

答吳南屏同年

答黃彝峰

答文博川相國

與蔣璞山中丞

答王孝鳳太常

答王子壽比部

答定靜村將軍

與蔣璞山中丞

答王孝鳳

答浙撫楊石泉中丞

答西甯辦事大臣豫錫之

與袁筱塢學士

與傅堃廷楊曉峰兩提軍

答陳舫仙廉訪

答張朗齋提軍

答張朗齋提軍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與劉毅齋京卿

與穆春巖將軍

答袁筱塢學士

書牘卷十一目錄

與徐華亭提軍

與吳子雋庶常

與烏魯木齊都統景秋屏

答西甯辦事大臣豫錫之

與福建船政局黃子穆太守

答福建船政局副監督德克碑

答胡雪巖

答前甘肅提督曹蓋臣軍門

答陳舫仙

與陳舫仙

與陳舫仙

答楊石泉中丞

與陳舫仙

與曹蓋臣提軍

與陳舫仙

與陳舫仙

書牘卷十一目錄

與總統老湘全軍劉毅齋方伯

庚午

前接雷周等稟報十五日之事當卽飛函奉致并具公牘行知總統老湘全軍以定軍心嗣據尊處稟牘知士氣尙盛稍爲慰意又加委黃傑軒兄幫辦以期周妥此件與先次函牘均由半箇城馳遞不知是否接到峽口之賊據中衛稟是馬化澂所句咪拉溝回子人馬四五千雷周之挫由於不悉賊勢多寡以數成隊與戰宜其不敵二十六日黃彝峰又以兩營隊伍與戰而亦敗見催所部與周張全力圖之當可了也然援賊紛至周張引退雷又被圍局勢極壞尊處未赴峽口之援自是向東南打援賊聞馬七寨馬八條已續經攻破未知確否能將吳忠堡一帶已撫未叛者安撫已

書牘卷十一

一

撫而仍叛通賊者勦之亦是一策春冰將泮轉曠桃汛屆時下橋永甯洞是否已有準備至爲懸系愚見前敵各營亟宜漸漸收回吳忠堡而嚴扼下橋永甯洞紮營黃河邊以通運道賊旣巢堅糧足一時難以遽滅則前敵偏紮亦屬無益不如先圖自固爲是擇吳忠堡一帶地勢稍高之處紮營嚴扼永甯洞司其宣瀉則我能制賊賊不能困我又可藉通甯夏糧道似於局勢爲宜如實不能支不能不作退軍之計則須通盤籌畫分先後分去畱不可一併行動靈州旣克不可拋棄永甯洞爲下游津要必宜扼紮甯夏爲重鎮又官軍運道所經必須力顧此數處均應畱兵愚意金景亭馬步宜過河以助金張就甯夏平羅之糧而通靈州下橋運道靈

州除黃傑軒一營外宜派馬步七八營

董福祥等營

下橋宜派撥一兩

營其主退者宜先審各路有糧地方以爲趨向綏德鎮靖宋家川

瓦窰一帶皆屯糧之處然相去數千百里途中無可因之糧恐難

必達查由靈州至環縣由環縣抵慶陽府一路由金積堡

此莊宜打

漢伯堡出石溝驛惠安堡韋州下馬關而至預望城共二百六十

里

此處係良回馬柏森新住地方見委充旌善頭營馬隊營官

由預望城西北去半箇城百三

十里去王家團莊一百里則皆有官兵駐紮一徑可通平涼府或

從預望城南下二百餘里亦可由瓦亭抵平涼此亦一路慶陽平

涼兩處皆有糧食可取惟須裹帶半月之糧可期必達此爲退軍

出險之策兩者請與傑軒兄分任之一去一留於局勢方穩總要

書牘卷十一

二

將軍中公私所存糧食通籌合計以定主見免致臨時周章是爲至要壽公忠櫬仍是暫停靈州爲妥

答陝撫蔣璞山中丞

前月二十八日書到具承壹是崔馮米等逆東竄蓋聞前度馬正

剛竄陝馬正和竄預望意關中腹地空虛故放膽東趨比過隴州

已微知馬正剛折回猶謂馬正和尙在中路東竄之計未忘也李

荔友本健者此次因所部分紮未能大挫兇鋒幸吳退庵由汧陽

返旆速剿出賊不意得痛創之昨甯州獲賊訊供有云不知何來

四五營被其打成兩斷蓋指宗岳也崔三邀河回米阿洪

探報稱閔阿渾

禹得彥

探報稱李金菊

同來至是各懷怨恨禹李同河回東竄崔獨西還

賊情賊蹤如此退庵老疾愈甚氣矜愈隆其言戰狀多人所難堪
又近有殺營官朱德樹一事尤爲時議所不與鄙意就戰功而言
此次斷推宗岳軍爲第一所部營官保宜照敍次則張福齊一軍
再次則荔友一軍張部徐總兵萬福以求贖父罪注銷己身總兵
勇號白水之戰一營殺賊數百身受八傷忠孝人也宜請復其總
兵勇號以風勵末俗退庵隨弟由閩而秦而隴頻年戰事僅保一
虛銜此次輿疾督戰弟所深敬擬別敍一片以存其人尊處會銜
之疏似可不必敍及此段戰功則不可掩也清渭水師勞少功多
蓋中流一壺也所開保摺請尊意斟酌惟文員不宜隨摺以人才
而論陳不如黃此外弟不能知矣崔禹此次突如其來人眾且悍

書牘卷十一

三

未旬餘而全境無賊固由吉曜所臨氛祲悉化亦浩劫將完殘鏗
騰灼之證從此回患當可漸平張駐乾州西同鳳三處均可照料
劉提督端冕宜畱爲北山內外之軍兼資鎮壓李荔友宜移駐徽
兩之間舊律勇仍守隴隘新律勇仍扼寶雞蜀固而秦隴亦相庇
以安鄙臆如此惟高明材察回亂八年秦隴受禍甲於天下關中
尙有可爲隴

北山以內
與隴相似

則土地蕪廢人民稀少彌望黃沙白骨不

似人世光景自古西北用兵以糧與運爲最急最難當茲三空四
盡之時餉盡資之各省協濟不能及半糧則採之數百千里而外
專恃騾駝車馱轉饋軍前又多亂沙荒磧無人煙無水草之地勞
費不堪倒斃相繼其不能用大兵求速效一定之局弟以衰朽餘

生晚受 恩知此身原非我所能惜炎風朔雪奉 命卽行不敢
稍涉觀望者義在則然非謂西事非我不可肅毅西來 朝廷當
有別授惟未斂手之前仍不敢不盡瘁圖之耳承愛故并及之

答劉克庵

初三日接三十日手書具承一切孱軀衰憊不堪實不足措此大
局然所事未了所志無成支得一日祇可盡一日心能以馬革歸
亦勝牖下惟邇來健忘益甚數日內所見之人所作之事亦恍若
隔世恐誤 國家大計金積了後決志乞休如不得請則乞謝兵
事畱西域終其天年亦所願也崔三一股竄張家川後甘南之王
提督得勝剿之失利聞此賊卽因王提督乞撫於周翼長此何可

書牘卷十一

四

許退庵三十日隴州發稟拔營向秦州似尙未知其事退庵來牘
極言其軍可用他軍不可用愈當快意時氣矜愈甚不信學道人
竟如此器小牘尾中微諷之未知所見然否朱德樹事得其來牘
時殊爲詫異然思范宣子聞韓獻子將斬人馳救無及遂令以徇
一段覺古人處此亦不能專論是非誠恐是非一明軍情翻因而
搖動也然終疑其別有緣故不盡因違令致然日昨見隴州湯牧
敏稟據稱朱德樹上次到隴時曾以軍裝布百餘捲向周署收借
領銀三百兩後又索借一百兩周以人地生疏託湯轉借應付後
吳退庵到隴向其索還始猶應允繼則以藥材驟頭抵算比請還
銀則復信飭其私相授受爲非例大約退庵之般朱德樹以此而

原稟一字不及又不知其何故豈新病後神智昏迷耶朱德樹保至總兵實任遊擊不宜如此草草若以侵軍餉販私貨及強借州縣銀錢有犯軍律爲說加以軍法亦尚有可原又何必代爲隱飾專坐以違令之罪至其軍中營哨各官均懷不服一說此間尙無所聞然此公若久留軍中必有異變擬密致受三因其病重求歸好爲遣之惟聞其鄉人怨之者多恐歸後亦不免異患相干也鳳岐戰事實推宗岳爲首功甯州獲生賊訊供亦如此說荔友此次惱羞成怒詞多失實由退庵稟中語多譏切固不能謂其無因然欲并攘其戰功則武夫之見耳崔三西竄急於求撫豈畏荔友哉東竄之賊禹得彥李經舉魏午莊江得意兩擊之尙有七八百漏

書牘卷十一

五

去初一夜黃彝峰截之白家郟徐占彪截之炭山紅溝當可了之但未知河回米賈是否同來耳馬化澹自馬正和伏誅後劉毅齋二月三十日獲一大捷其膽更寒因率其子耀邦乞撫以春耕緊要爲詞悲求退兵毅齋許其耕墾不許退兵與弟前批昭合看來光景五六月能奪峽口則此局可了旬日來陝甘各回多南下多求撫者餓乏不堪紛稱馬化澹求撫劉少帥亦已准許似逆意以求撫爲省口計實則存糧不能過六月也保案前因陝省復有逆回竄入不便入奏嗣因各軍自請添補更正者多不能不稍待之如歸期迅速不能久待則由弟處辦理亦可耳崔禹諸逆竄陝旬日一掃而空陝又肅清就此次戰績而論吳第一張福齊次之李又次

之張部以徐萬福爲第一且身受八傷忠孝人也已與璞山中丞言之請其優保復其官階勇號張亦可以開復各營官均宜照保答閩浙總督英香巖制軍

連奉兩書敬承軫念西陲無微弗至旣分健將以馳驅復籌重資以召募公忠厚誼不獨近代無能髣髴萬一卽求之古賢中亦尠倫比聞命之餘孤懷益壯感劬何可言喻西事之壞大類養癰玉關以西旣不可復按卽隴之左右亦大抵名存實亡無可著手弟以衰鈍之姿起承其乏顛越固在意中亦惟盡其心力所可到者爲之利鈍非能逆睹近雖連戰皆捷兇敵已燔然欲挈全境還之朝廷求數一百年久遠安輯無事實非旦夕所能蓋回患與髮捻

書牘卷十一

六

不同饑糧之艱轉運之苦西北又與東南大異故也弟前年入

覲蒙 諭詢何時可了此句當謹奏須假之五年而 聖意似以

爲遠以目前事勢言之則五年之期已去二年而底定向未知何日每一念及無任皇悚劉簡青楊瓊丹兩君抵鄂後適弟奉到

寄諭已照錄知會大約各招親兵一營度隴後卽當以馬步諸營分隸之俾其獨當一路此間勇丁太多營制不立良由統將之難得其人得兩賢左提而右挈之可期旌旂變色不獨張吾楚軍亦足揚仁風於萬里矣船政監督德克碑遠道西來晤譚之間詢悉一切意欲求一差遣自增體面弟察其衷曲不過好勝本色與日意格嫌隙雖深然其人究竟是爽直一路容易譬曉已允其代購飛

輪礮及開花藥彈之請并屬其早回船局渠亦欣然小住營中旋卽告別已飭駐陝沈丞駐鄂王道派人護送矣

答夏小濤觀察

屢奉手書極承關愛裁會多疏想能亮之受三遠道而來分任秦州軍事獨當一面勞累過於在閩十倍憐我衰老毅然以服勞爲請然亦自苦矣西事大類養癰失今不圖西陲恐非復 朝廷所有弟不自忖量引爲己任自燕齊返旆先清三秦旋直擣金積堅巢扼其吭而盪其腦其時眾議繁興指爲激變其實馬化澁之心路人皆知變亦何待激也嗣搜獲賊堡僞文 廟謨始定可見任事之難劉壽卿一時名將遇飛子殞命眾議又興幸其姪毅齋京

書牘卷十一

七

卿嗣任軍事復連獲大捷老賊計窮復又哀祈就撫仍未許之大約兩三月內糧盡援絕蕞役可期回患與髮捻異長髮薙頭捻賊棄馬械卽與常人無異故戰勝後卽可解散安撫以速戎機回則習俗旣殊形貌又別漢民與之構衅旣深見則必殺良回慮解散後無策自全匪回則以此劫持其黨得以自固其人柔則狡詐剛則桀驁知畏威不知懷德性與人殊若圖導引善機廣開生路非需以時日俟其生路斷絕逆志潛銷不可若草草爲之撫不能久也武鄉之於孟獲獨以攻心爲上策然必至南人不復反乃與結局所謂才須學學須識者以此肅毅此來聞挾馬步數十營似

朝廷仍以求速效爲是恐無益耳辱軀日就衰憊腹瀉日十數徧

至不可支近又抱亡妻之痛中年哀多樂少側身南望徒切憂煩
祇因西事機括正在喫緊勉強盡心力圖之以待 朝命克庵急於
言歸比有所聞欲勸沮之而已無及蓋亦以西事收拾爲難耳德
克碑與日意格嫌隙易解在此盤桓十數日告歸意頗依依已允
其回國代購飛輪礮及開花藥彈之請爲之解紛渠甚欣然輪船
一局得幼丹中丞一力主持可望有成此時務最要之件法國傳
教人之壞德克碑言其國主亦不以爲然許回國時面陳必能禁
約未知果然否香頌兩公遣劉楊西來并畀召募之費意極可感
隴中正苦兵多劉楊各帶一營度隴以馬步各營分隸之足可濟
事耳

書牘卷十一

八

答沈幼丹中丞

屢奉惠函展紙待復輒因事牽綴稽延至今歉悚奚似船局一事
得公主持遂底成績每觀章奏知籌度之精運量之廣足拓萬古
心胸欽佩無已因歎泰西船堅礮利橫行海上自宋元之際已抵
海南明末大礮開花彈子多入中土上年鳳翔城樓見舊開花彈
子大小數十與今製無殊今春平涼巡城見洋礮一尊上鐫天啟
年號字雖磨滅而總督胡等字尙可辨識是開花礮彈前二百餘
年外國有之中國亦有并非始自近時昨德克碑到平涼令其登
城省視亦知非妄但言此爲大呂宋物耳可見西洋火器早已流
傳中國自徐元扈後無人講求遂令島族得以所長傲我今船局

藝堂既有明效以中國聰明才力兼收其長不越十年海上氣象一新雅片之患可除國恥足以振矣關隴民氣剛強自逆回肇衅以來積弱成風閭閻不可言狀揆厥禍始實雅片流毒有以致之吸食之徒浩劫不能盡上年示禁罌粟免稅土煙竊以從此入手可無煩擾之慮而飢餓垂盡之民亦當知所緩急也示本呈覽德克碑昨來必求離開船局以與日意格不協不甘爲其副也比以船局體面不宜讓人專美且奏案不宜輕有更易答之惟飛輪礮既是利器而新樣開花彈藥於軍火尤爲得用可以代購渠亦欣然已備公牘咨達冰案矣此人倔强而究是爽直一路屬其聽台端指使勿別生枝節自誤頗能領會臨辭戀戀大有飛鳥依人之

書牘卷十一

九

意回閩後當無異說也西事敗壞至極不特玉關以外不可覆按卽玉關池東亦多名存實亡彌望白骨黃蒿沙石斥鹵不似人世光景七八年來養癰之效如此此時而言戡定方略自非勦撫兼施不可譬猶垂斃之人氣息僅屬表裏俱急不用攻伐之劑病無由去用攻伐之劑以祛病不急培養元氣則病未去而命先傾矣教民既別習俗攸殊種類不同狀貌亦異欲歸則已無家欲逃則苦無地其不敢就撫不但畏目前難邀兼覆并育之施亦知仇衅四結無所藉以自保耳非威信既申而至誠惻怛之意又足致祥和而孚異類此局實未易了弟於前年入 覲時卽以五年爲請

聖意頗嫌其遲自燕齊返旆復理前緒三秦初定乃陳師三路以

武臨之籌糧糗籌轉籌耕墾籌安集粗具規模志在圖數十年之安不爭一時戰勝攻取之利中間數失大將而軍心尙定賊勢仍衰金積老賊一除隴事尙有了日惟追求速效則非衰朽所能亦非愚陋所敢知耳

答署浙撫楊石泉中丞

屢接來書均未及畚西事大類養癰馬化澹之心路人皆知而當事知其不了輒欲以不了了之且蘊毒日甚叛蹟日彰尙以弟之激變熒惑天聽其實變亦何待激也劉壽卿一腔忠義近世無兩與弟計議至熟卷甲疾趨吳忠堡監其腦而扼其吭弟出軍北嚮以拊其背天戈所指兇燄遂摧不料大捷之際壽卿忽爲

書牘卷十一

十

飛礮所中遂以捐軀失吾右臂傷何可言幸毅齋嗣事雪涕臨戎連戰皆捷中路諸軍復將陝回元惡馬正和擊斃而同時南路崔禹諸逆由陝回竄者又經疊次截剿僅數百人漏逸而去鼠輩震伏求撫馬化澹父子亦哀詞求救弟未之許見仍以武臨之大約殲其渠惡宥其脅從事乃可定也西戎錯處中土千數百年涵濡卵育種類繁滋肇衅八年誅殛何可數計而馬化澹以新教句煽其眾猶倔強一隅其聲息呼吸數千里此關一開餘或不甚煩兵力弟一息尙存不敢不勉惟孱軀自嚴州患瘡後卽病腹瀉七年之疾至今未瘳近且益劇每日更衣數十起不勝其煩春閒復抱亡妻之戚割哀忍痛以就王事形未瘁而神已傷計西事粗定

亦將辭塵界而同歸大暮矣克庵之去未假思索別時無任依依行至商州一書致我尤爲惘然檢出送覽人疑與弟不合殆非也吳子儁浙士之良弟欲其官秦不欲其度隴蓋以其體氣素弱目疾尤畏風寒與隴不宜也渠并不赴陝未達愚衷周受三復來隴見令總統南路諸軍然餉源無可開亦頗自苦李伯相尙未入關亦似不樂度隴時論欲以重兵求速效殊爲非策伯相遲遲吾行或亦見及矣

答李少荃伯相

久不奉書實緣營中缺書記羽書絡繹均須一手批答以故少暇非敢有他頃辱先施益深顏汗宗棠自入關以來軍事尙叨順適

書牘卷十一

十一

而一年之中屢失大將致貽 朝廷西顧之憂無所逃罪壽卿智勇深沈實一時名將竟以戰勝捐軀尤爲痛悼至老湘一軍經其訓練有素將士均知以報 國雪憤爲心毅齋祠事無替厥勤則又不幸之幸也回逆之禍於今八年關隴肇衅曲在漢民梟蔓延隴中偪脅同叛陝回之罪固無可辭而元惡馬化澂父子及穆生花蘊惡之久蓄機之深實有出人意料之外者麾下入秦以後當益曉然辨此賊之法與辦髮辦捻異髮捻尙可解散回則習尙旣殊形模亦異旣不能恩雜漢民又無族類可依縱令誠心就撫亦不能無性命之慮此撫之難也回之錯居中國自古而然徙戎尙難何況議剿欲比花門種類而盡之無論勢有不能亦理有不可

晚入關之始卽奏分別勦撫蓋不得已也竭誠力行已閱三載至今歲春夏之秋乃見微效安插平涼者尙祇數千惟獲訊金積狄河回首亦知平涼安撫之局實出至誠陝西各回酋始無詞脅迫諸回馬化澂亦不能挾陝回以爲重然如馬化澂父子則實無撫理而又不深閉固拒以絕甘回求撫之心此誠難而又難者也見籌進兵金積堡并規狄道扼洮河未知事竟何如亦惟有盡其心力所可到者圖之而已隴事艱阻萬分籌餉難於籌兵籌糧難於籌餉籌轉運又難於籌糧晚不早避賢路無以對 朝廷無以對天下然若遽思諉卸此中又無以自處審度再四惟有靜聽朝命而已平生百無一能惟人生也直不敢不勉強公能諒我

書牘卷十一

三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奉到五月三十日鈞函祇悉津郡近事已遵致陝甘司道一律照護并凡遇牽涉教堂案件必先查取實據慎於發端勿輕聽訛傳致滋事變陝西雖有教堂彼族頗少寄迹甘肅則兵燹彫耗井邑久荒尤非各省可比被人亦無可垂涎似無他慮請釋塵懷至迷拐之案在閩時曾與徐中丞訪辦一起獲犯訊供時起出迷藥似香灰而微帶腥氣當將該匪處決訛傳亦息其時犯供亦未牽涉教堂也大約此等匪徒內地向亦有之不盡由西洋傳教人而起惟法國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爲者實不多見宗棠在閩時曾語法國日意格爾國與中國向無嫌怨 朝廷待爾國亦極優

隆因何遣教士壞中國風俗惱中國人民日意格答云法國之有
教主亦如中國之有喇嘛教中之有正有邪亦猶喇嘛之有黃教
紅教國主之於教主亦不甚崇信皈依不過因其國從教已久未
可更易其入中國傳教由教主自請非法國本意也至其中匪徒
附託妄爲國主亦頗不謂然在別國滋生事端亦不肯庇護維時
正與高麗構衅法國主飭公使察看不遽許發兵日意格卽引此
證所言之非妄似法國雖重教主卻亦知其紕繆不至因此遽起
兵端泰西各國與中國構衅類皆挾持大吏以鈐束華民至於拂
輿情犯眾怒則亦有所不敢蓋知中國廣土眾民非彼所能制也
津郡事變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羣起與之爲難雖受迷無據而

書牘卷十一

三

幼孩百許童貞女屍適從何來王三雖未承招武蘭珍則生供具
在不得謂無其人無其事也百姓之鬪然而起事出倉卒非官司
授意致然豐領事且以洋槍擬崇大臣天津令從人已受傷矣其
時欲爲彈壓亦烏從彈壓之彼無能如百姓何亦無能如大吏何
羅使之言必待該國音信本是實情其向來躁急此次和平似亦
因曲不在我之故非別有用意也洋人性氣驕狠褊躁亦往往內
怯多疑皆有非尋常意料所及者同治六年宗棠在閩時忽接甯
波信洋商自造謠言謂官軍將盡屠洋人劫洋行不數日盡搬移
上船照會浙江提督及甯紹台道自稱危險之至求出示曉知各
洋商嗣經提督黃少春會道出示曉諭後各洋人乃敢歸館仍故

作驕語謂中國料必不敢也其可笑如此茲見法國教堂被焚領事被殺民情洶洶恐遭波累七國之同具照會希爲保全亦固其所其一氣聯絡無足爲怪至預爲異日一律均霑地步則此時或尙未作此想也見奉 旨派曾中堂赴津查辦自己漸有端倪愚見羅使所稱四層如志在索賠了結固無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償則不宜輕爲允許一則津郡民風强悍操之過蹙必起事端萬一如該公使所言激成變亂中國有蕭牆之憂各國豈獨無池魚之慮乎且津民之鬨然羣起事出有因義憤所形非亂民可比正宜養其鋒銳修我戈矛隱示以凜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偏未可以倉卒不知誰何之人論抵致失人和彼如以必欲抵償爲言則

事起倉卒莫得主名在我本爲有詞儻更濫及無辜怨毒益深卽彼亦多不利各國以通商爲利以眾怒爲畏亦必自知設法轉圜無須別作計較也如鈞意以事宜多算謀必萬全誠慮法國教主潛以拉毀旗號激怒國主致成不了之局則又有一策可資採擇未知是否可行春間得沈幼丹中丞及船局信函告知監督日意格與副監督德克碑積不相能德克碑決欲赴甘投訴止之不可屬宗棠預爲道地四月中旬德克碑徑抵平涼宗棠畱居營中因其執禮甚恭日與對食於排解之餘考究各國近事及新出器械伊言法國飛輪礮之精布洛克斯後膛開花礮之利及用洋槍裝開花小子之製無意中詢及該國教主是否爲該國主所信奉渠所

對與日意格略同宗棠言法國行教諸人多行不法中國民人怨恨已深恐將來不能無事渠卽言本國亦頗慮及如遣其歸國必將此段情由告知國主預爲約束但求給予文書宗棠以陝甘尙無此等事件縱有此事發覺亦須請總署示遵不能擅發文書且亦無辦過成案而德克碑再四求給別項差遣暫離船局宗棠以船局辦有頭緒德克碑本副監督非船局不可少之人今旣決志不與日意格共事畱之必不相安因幼丹曾令德克碑購辦飛輪礮遂亦飭其代購一半以資利用一面咨達英香巖制軍卞頌臣中丞及沈幼丹中丞請給出口文票德克碑欣然而去計期已可抵鄂頃接幼丹中丞函稱德克碑所購之飛輪礮已到一尊試放靈巧卽屬雷德克碑於軍中備攻堅之用蓋不知德克碑已過返也如鈞意以德克碑所請告知國主一說爲可行或卽咨知香巖幼丹令德克碑於代購飛輪礮之便將津郡近事告知該國君主及其用事大臣俾知事由教堂而起津民激於公憤曲不在我或亦解紛之一助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候鈞裁至衅端未可輕開而兵事必期有備所幸西事漸期順手如有須調發之處尙可不至茫然謹據實奉復

答李少荃伯相

來示展讀數過具仰高瞻遠矚於西事機要洞徹無遺佩公所見之遠不僅瞻言百里也誠服何言頃奉密咨知大旆有近 讖之

行彼族狂於柔道之牽猜思逞此時聞公北衛或遂輟其奸謀
計途間當已得有確耗矣法國傳教一事有言其蓄謀甚久與鴉
片同者細考之似亦不然前在閩時曾於無意中詢之彼人據言
彼國之於教士亦如中國之於喇嘛因沿舊俗并非別有尊崇國
主亦不甚信之因舉其時公使方謀逞志朝鮮國主弗允爲證今
夏德克碑由閩來平涼與之言及渠說亦同似傳教之士在外恣
行不法非彼國所知今之不候彼國信息擅以兵船入津者羅使
等要挾之爲亦非其本國意斷可知也如能令其國主得知起衅
實情或亦解紛之一助至德微理亞所稱如二十七日不決則晉
京將法國人帶至天津似宜與之言明由都中派兵護送免致民

書牘卷十一

六

人生事復起衅端計台廳到時一切已露端緒當有以處之日前
復總署一信鈔稿奉覽此間自渭源狄道克復北路誅夷數酋前
隊已到河西中隊已過四百戶機局尙順知承注念附以奉聞

答楊石泉中丞

頃奉大咨知軫念西事爲致洋銅礮開花彈等件感佩公忠厚誼
無可言喻此間戰狀近均順利中南北三路均得好仗見規金積
已奪硤口之險全局在握冀可了此句當此關一開全隴皆振惟
戰事則尙多也車輪開花礮爲泰西利器急欲得之惟大咨到時
適聞天津之事竊意浙備不可空虛而此間攻具尙不爲少故仍
屬雪巖覓便奉繳因思洋礮之入中國自明季已然弟到平涼見

城上舊設洋礮一尊鑄有天啟年號其形式與今無殊四月間德克碑來平涼亦見之謂爲大呂宋物也又鳳翔城樓尙存明代開花礮彈子三百餘枚雖間有剝蝕而空心有管與今式亦同是此等物事早來中國何待道光年間海上用兵始詫爲創見乎津門近事民間激於義憤弟於覆總署信時略舉胸臆以告未審近時有無變態然沿海宜未雨綢繆計賢者已見及矣

與胡雪巖

葉令到營詢悉一切承惠贈飛輪開花礮精緻靈便迥異尋常大裨軍用感荷無已此器惟宜行隊若攻堅則仍以義耳礮爲最其力量大能致遠有准也見將車輪拆卸用內地車輛分載赴前敵

書牘卷十一

七

施放甚稱得力惟開花彈子已用去三百餘顆深虞不給應請代購兩千顆解營爲禱德監督在此時弟卽將法教士終不爲華民所容實在情形與之講論別後未及一月遽有津郡之事至回國購買飛輪一事亦未便入告惟於復總署函中曾爲提及渠頗以此事自任如總署有意委用或能妥辦弟處邊陲於海上諸務未便插手然側聞朝廷謨議似亦仁至義盡無可復加有復德監督信乞致之如已起程回國則不寄也西事樞紐全在金積此關一開全局俱振而金積之要又在青銅峽口及下橋永甯洞凡自靈州迤西堡寨共五百有奇經官軍疊次攻克見存者大小不過十餘所功在垂成此次力排眾議費盡心力乃克有此然謠詠繁

興幾不自保亦可謂難矣孱軀日漸不支脾瀉舊恙益甚環顧九州時用廩廩承贈天生野朮急擬製服或可爲扶衰一助感極感極馬穀山事出意外遠信不足憑幸便中一示其詳

與夏小濤

前書奉上知己達覽日德不睦勢難強之借購礮故善離之亦無痕迹昨接子穆太守及德克碑信求給關防爲往來函牘之用意在藉此爲光寵俾本國人不疑其見棄中國事尙可行故篆模奉寄希刊就交之津門事暫作了局曾侯之奏尙爲得宜外人猶以爲輒不知其中亦具苦心也弟處復總署一函曾錄寄幼丹中丞想得聞其略昨見香幼兩公復信大意均同私幸所言尙不謬也

書牘卷十一

大

金積戰事極爲順利計堡寨五百有奇見只存三十餘堡老湘已直徇東門焚其東關雷黃徐已抵其西老賊仍以求撫爲緩攻計然援不至而糧將竭葢役或當不遠

答沈幼丹中丞

連接兩函敬承所示復總署函稿深切著明令人氣壯六月下旬以後議論亦漸定矣數年以來空言自強稍有變態卽不免爲所震撼洵可憂也此次或無他慮然事過若忘當如之何輪船工夫日見精進固是可喜亦須及時畱意人才乃能有此利器似謨謀諸公尙未暇及此也德克碑書來求給關防意在藉以自重已篆交小濤刊發渠意銳以自任似無意中著筆亦有益無損總署雖

無信來然彼自爲購辦軍火回國不相妨也金積賊巢林立共計堡寨五百有奇見僅存三十餘堡前路頻捷計月內始可了此句當轉饋艱阻萬狀種族實繁有徒辦理本非易易亦惟盡心力圖之而已雪巖解到飛輪礮并遣弁同來逗合同符精巧殊絕洵爲利器惟施之攻堅則小用之行仗則笨僅宜守具不若所購之後膛螺絲車輪大礮能摧堅致遠也

答袁筱塢學士

重陽前一日得來書敬承一切金積堡寨五百餘經湘軍陸續攻毀四百有奇雷黃繼破數十見存者不過數堡而已然賊數雖少而糧更覺有餘戰無能爲而守益見其固事到將成未成之際必

書牘卷十一

九

有無數波折正如仙家鍊丹關頭不易過也隴事百孔千瘡外憂雖除內患未已然此關一開尙有辦法祇要廟堂不爲浮言所

動大部能不掣肘未嘗無可措手豫省上座專一與隴爲難不知

是何居心冰如不能爲力固無足怪弟縱効之部議不過降畱而

已而此後更無以加不如尊說或以鹽課仍歸甘餉而爲豫軍另

撥或爲甘餉添撥有著之款悉聽部議請卽由尊處草疏拜發或

繕稿由弟處上陳亦無不可米捐一事由尊處委妥員經理吉田

經手事過多不欲復以此加之築壩引涇可復鄭白之舊然弟意

頗欲於上源著手爲關隴創此永利未審能否平涼西北數十里

爲涇水發源處南數十里爲汭水發源處至涇州合流水勢漸壯

若開渠灌田可得腴壤數百萬頃節節作閘蓄水并可通小筏吾鄉湘資之水均可於源頭通舟楫醴陵淥水小筏可至插嶺關下弟駐平涼久常覽形勢知郭外涇流大可用若濬導得宜何以異乎前委瞿令由涇陽上溯來平涼者以此馬穀山忽有此變殊出意外侯相固辭不得自不能不爲此一行津事聞論抵至十八人尙有續抵丁兩生意如此肅毅初政未審如何耳

與陝藩翁玉甫方伯

方州倅來營得惠函并承寄絮衣六百副騰絛纊之歡蘇裂膚之苦敬仰仁者用心周至而與人爲善之懷尤足永人思詠欣佩何言金積大小堡寨五百有奇均經埽盪見以鎖圍法束之計環外尙餘王洪楊明兩大堡漢伯一小堡黃渠外馬家灘四堡擬次第攻拔然後并力老巢將卒乘和葢役或不遠也知承垂注附告一慰隴事敗壞至今千態萬狀措手誠難金積平後自當迅圖河州以及西甯甘涼諸郡而蘭垣驕卒殊爲心腹之憂豐鎬舊家類皆庸闇不足計事其若之何恐振旆西徂時尙須籌畫也論者但求了事之速不知養癰已久針灸俱難爲功況責之庸醫乎

與黃彝峰觀察

初五十二等日及先後諸捷均一一領悉老謀深算佩慰何言毅齋先除王洪楊明漢伯各堡尊處先除馬家灘各堡則後路均無滲漏惟馬家灘河中一洲非先調船隻濟師不可未審尊處如何

辦理也逆賊竊迸一處其糧食多者聞尙足支數月陝回并無竄志此雖窮蹙至極必有所恃似須先將長圍整理十分牢固乃可免意外疏虞金積堡平衍介兩渠閒數尺外卽當見水閘掘濠不能深至丈外其必加高濠上之隄無疑我軍逼近金積以地勢揣之似在二道渠內外如藉渠爲濠自較省事然濠上之牆至矮薄亦須丈餘高收頂亦須丈許乃期穩固見在是否一律辦成希卽示知如各營人心不一非懸賞示罰不可也徐提督占彪及華亭各營均偏西門而壘開花田雞礮子可入城甚爲得勢軍火解到自以急攻爲是後臆開花礮子旣稱得力除兩次解去六百子外見又解來一百顆當資應用前見平涼城上大洋椿礮實攻堅利

書牘卷十一

三

器弟親驗放并配合膛實子八百顆木託開花子兩百顆挑擇習慣開放者演試交王提督衍慶解來自較尋常大礮稍爲利用可試用之王提督本曾滌相翼長其人素安詳已屬其諸事一聽尊命其所以不明歸節制者亦如華亭故事耳不另立營名者以人數太少本不成營非附雄師不能有濟耳假以帥旂者以疑賊耳至其得力與否仍未敢定希酌之如西路無須乎此則全歸東南北三路亦可丁賢發紀律太無前在半箇城鬧事弟曾嚴飭之到津州後復無所不至致有九月初二日預望之變弟以丁之被戕實由激變而當前敵正在得手之時護運極爲緊要故付之不理然察看馬柏森知恩之念不敵其畏罪之念恐將自作不靖終無

法曲全之耳緯堂軍門聞養病廣武未知已全愈否念念

答浙撫楊石泉中丞

聞撫浙卽眞狂喜無似 國慶得人民戴維舊吾輩氣誼賴以不
孤何幸如之島族近見衰徵而橫猶如故昨事草草了結頗爲悵
然六月十四覆總署一書鈔上浙人稍知夷情甯波素以海爲生
業撫而用之可也數十年之憤無不雪之理公幸勉之有新調處
州鎮方友才者本老湘丁故鎮長勝幫辦弟前奉 諭垂詢及之
方以爲在湘也頃忽從劉道錦棠許來始知其上年十二月曾入
靈州老湘營茲見公牘知其 簡放總兵四年矣其人樸實可愛
弟爲資遣前來不記彼時兄曾見過否村農初入官場一切多不
入格幸教之西事連得好仗金積已合鎖圍刻尙預備打援賊恩
愬略復

與黃彝峰

書牘卷十一

三

楊明旣克王洪更孤計捷報已在途矣穆將軍春巖來信前擊敗
平番之賊是陝回大約崔禹等逆未回河州仍北竄涼州揣度賊
情似將由草地擾阿拉善否則擾甯夏中衛以援金積又據魏午
莊稟河州回逆王大可等已帶騎賊二三千北援金積分股夥同
九月十三夜竄出騎賊丁普月等擾靜甯通渭之交得靜甯蕭鎮
賞謙稟二十三日在簡家堡一帶接仗失利云賊騎三千步賊二
千弟於得報後卽撥新到之劉鎮明燈步隊一營大營親兵四哨

殷鎮華廷馬隊一起前往剿之恐賊眾兵單又調駐固原之步隊三營七成隊馬隊一營赴靜甯會剿并檄楊世俊出馬營監當能制之惟察看局勢金積援賊勢頗不輕外濠雖成而中衛各處之糧或遭其擾壞河西一帶兵力盡萃於王家疇金張兩軍未審能否抵禦外來之賊王家疇堡牆堅厚過於金積賊情狡猾亦復似之頗爲懸懸有所聞見希卽飛示劉秉信言內間一著似有可圖故遣其前來能成固好不能成亦無所損或者鎖圍旣成賊中或有死裏求生者亦未可知劉秉信意欲到老湘營駐紮蓋恐毅齋不允所請昨遣其來并請舫仙致信毅齋矣如陳林馬壽麟能幹此事將來卽用之攻河州再作計較亦無不可耳

與蔣璞山中丞

書牘卷十一

三

近接榆綏稟報均稱回騎二三千紛紛東趨言出探役探丁之口成署道據以上稟又云賊蹤杳如似係訛傳以局勢言金積鎖圍已合大股適從何來如果股賊東趨豈有無可蹤迹之理漢伯堡克復楊明堡繼下見會攻王洪堡俟此堡下後再攻河洲上馬家灘三堡賊中堡寨皆從其著者稱之如漢伯堡毗連尙有兩堡楊明三堡王洪三堡馬家灘三堡實則六堡之類是也馬家灘在大河中洲官軍往攻非船不可非過河列隊不可較之各處稍難著手靈州古靈武地各賊巢五百數十皆昔時水入堡故址馬逆所踞在古靈州近處不知何時棄古靈州而徙今治致以資賊也諸

軍亦知及早戡役爲便安計而地勢寸寸皆堅不能不節次攻取又此賊處必死之勢與他賊異攻堅費人盡賊乃止二者均干天地之和竊歎塞措大造此大孽一至於此之甚前敵各軍尙可就中衛購糧惟需銀四十餘萬除解過外尙欠三十萬糧臺罄竭協款不來焦急萬狀此實無可如何亦祇有聽之而已彝峰書來求尊處提前發餉未審有以應之否乞與方伯商之渠稟計已到矣援賊大至意在阻截運道而取勢甚遠已告前敵預備平涼亦發兵赴靜甯矣浙川廳屬李官橋土匪猖獗若趁其初起剿之易易耳未知仁勝可撥一營去否聞駐龍駒不遠之銳字兩營極不安靜尊處有所聞否

書牘卷十一

酉

與袁筱塢學士

頃奉良書具承一切餉事枯竭至此目下無銀辦糧年前不能發一月足餉幸爲函牘懇之至禱至禱醇邸未悉西事之難乃有一怒安天下之意忠賢冠絕古今固爲難得然庫定鮑陳實非其人求其妥適或直夫將軍繼此席省三爲之幫辦庶幾可乎弟因一念愚妄挺身承當卒之無效可睹行當自陳然此時尙未忍爲此也省三督辦之旨西安何以尙未奉到滌相是否南行便中尙須示知

答穆春巖將軍

三奉來函具承壹是詰嗣制義火候正好其一種縝密溫雅之致

尤令人玩味無盡將來大器也應不僅以文章著謹爲德門賀子弟肯讀書總是佳事豐鎬舊家尤望繼起有人此弟素存諸心者望於過庭時勸之平番之役非麾下躬親戎馬幾成不了之局足覘偉略亦喜騎射舊風未艾欣佩何言此起當是陝回崔禹餘孽涼州之警必卽此賊賊蹤由鎮番竄去其擾阿拉善平羅甯夏以援金積無疑貢王所部難冀振作未免代爲憂慮如犯甯靈和甫朗齋當足禦之金積堡寨陸續攻拔已合鎖圍鎖圍之外又掘重濠預防援賊縱使援賊到來亦可無慮惟前敵各軍糧食不充近日協餉希到採辦無款焦灼萬分耳河州逆回紛紛東竄意在赴金積之援辰下派撥雕期日不暇給渚雲仍畱蘭垣唐舉侯須請

其回平涼別有要務託之承渥誼刮目相待弟早有所聞感荷良深

答李仲雲

度隴後兵事繁雜又兼以餉事屯務轉運荒政萬端并集年垂耳順衰態畢見致疏音敬想能亮之全隴局勢以金積爲關鍵此處一得餘可迎刃而解逆巢卽古靈州州治唐稱靈武介居戎狄之間地險民富圖不軌者數世矣通計百里以內堡寨五百有奇經諸軍年餘攻撲乃合鎖圍飛走絕迹圍外尙贖王洪一堡河洲上下馬灘二堡見正分兵圍攻堡城堅厚異常河水周注甚費人力也弟擬俟金積蕨役後再陳病狀乞退亦實苦支持不住戀棧之

罪小誤事之罪大不能不自爲酌度吾湘疊遭水災從軍惡少時復不靖未知當事如何措注每爲懸懸

答夏小濤

來書具悉沈丹林先生之喪頃於閩牘中見之當事疏懇慰畱船政想幼丹亦不能過執常制也船政爲時事要著較之從戎尤有關係弟擬曰內具疏陳之津事草草了結侯相頗不爲時論所許然當倉卒時議論紛紜莫敢執咎侯相平日於夷情又少講求何能不爲所撼觀其內媿方寸外干清議之奏亦可謂較然不欺者彼張皇夷情挾以爲重與嚴索抵償重賠卹費者獨何心與法布相訂法失其主事近確實然與中國自強之道毫不相干數月內

書牘卷十一

美

尙有譚夷務之人稍暇則又將腦後置之耳金積鎖圍已成剗除尙須稍待見正擬打援賊也補帆中丞想已履新其注意敵軍甚切可感但閩之設籌不如粵之易今冬協餉較春夏尤減年終一月滿餉慮無所出前備牘分致閩浙婉懇設法窮人志短深以爲慙不知香巖補帆石泉諸公能援手否借洋款一著自可無須奏明但出印票與雪巖當可辦到子錢由敝處認還想無不可也芝岑想已抵湘湘中正鬧哥匪未知已否安謐孝威等擬於十一月葬母并飭爲我營生墳矣致唁幼丹中丞一函并祭文四幅希爲送去外需冀敬二百兩乞於解款內劃撥爲荷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兩奉鈞函祇承壹是節錄 諭旨出示謹已遵辦鈞示津案辦結
原委敬悉其詳奉職西陲見聞固陋不敢多所論列上瀆清嚴前
得聞信法蘭西與布洛斯構兵法國主路易非斯爲布所擄其詳
雖不可得而知然法人有倣南北花旗之例立大將軍權主國事
一議又法布兩國商船重洋相值時有爭奪法餒而布驕似法爲
布敗之說非無因也前接崇地山侍郎咨知奉 命持節西行未
知何時遄發因思泰西各國雖尙兵爭然遇有人爲之調停和解
亦知敬慕縱各是其是兩不相喻然於居閒者固無忤也布洛斯
卽普魯社久爲法所侵凌近銳思報復精製後膛螺絲開花大礮
法與英不能敵也法之敗聞由於此嘗取布之義耳礮

義耳音義
中國譯之

書牘卷十一

七

卽礮
字

與法人新造之飛輪礮玩之則義耳意匠精緻極開花礮之

能事非飛輪所可同語卽一物之微而法布盛衰繫焉布商來中

國者知慕華風不似英之狡法之傲如能以息事安人之說動之

則仇旣復而忿亦解宜可從也法恃其槍礮輪船橫行海上兵以

不戢而焚而國勢尙強人心尙固其主路易非斯鑿拿破侖以贖

武爲英吉利所放徙居荒島以死矯以寬厚國人戴之茲雖被擄

失位法國不卽亡也我於此時姑樹德焉法如知感布亦安之雖

英夷亦將頌義不暇何患之能爲數年以後聞局輪船日多駕駛

日熟器械日精島國且將延頸踵踵以附中國中國得以鞭箠使

之矣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又曰禮失而求諸野僮亦有合於

此芻蕘之見伏希財察近讀 寄諭以江西漏洩機要致貽口實
敕疆吏倍切慎密此固急應遵行然既已有所傳播彼又挾之爲
論端似不必更有所隱方津事之殷也被方虛詞恫喝調兵船入
津門由電綫寄信本國我能無戒備申警乎彼如思逞疆吏自當
防患未然豈能束手以待正詞斥之彼似無可藉口謹附陳及之
極知無當幸有以教之

答蔣璞山中丞

頃奉惠復具承所示榆綬實無大股竄入靜村將軍復據傳聞入
告又須復陳吳退庵專戮朱德樹事其家已赴都控訴幸此案原
委均經據實直陳無難復述耳由鎮番撥金積之賊爲崔禹白三

書牘卷十一

三

逆人馬約四五千此時河冰未合不能投鞭徑過諸軍既克楊明
本擬接攻王洪堡因聞此耗遂定計渡河先攻馬家灘已得數堡
而中間一堡是累沙成牆開花礮子不能掀透須肉薄而攻日間
正盼捷音竄通渭清水之賊其目是丁步月沙自元及河州王馬
兩目人馬約三四千二十七八九等日楊提督世俊等已大破之
丁沙授首擒斬奪獲以二千數百計餘匪四竄各營正在追截未
收隊也固原鹽茶所屬尙多蠕動看來劫運尙未能盡如何如何
鳳翔有營自更周妥荔友牘來亦以爲言或暫無戰事耳李官橋
匪徒聞已捕散僅首匪尙未就縛自無他虞惟日久不免有事以
地屬浙川不能越俎代謀也北山歲事豐稔殘黎漸有生氣土匪

自可絕迹惟游匪恐仍不免此等不能爲大害卻是討厭似須做會哨之意令各營按旬巡歷搜捕具報高明以爲然否省三能軍素講紀律大約十一月初旬可到足慰關中士民之望矣

答湘撫劉韞齋中丞

湖湘今歲水患較上年爲甚知撫綏安輯大費綢繆惟賑期太久屢捐之後富室亦疲除轆事外未知有無設措而從軍惡少散遣後聞多嘯聚劫殺經麾下發兵搜捕當可次第澄清當咸豐初年湖南鄉兵出境從征其時各鄉夜不閉戶蓋無賴之徒已竄名伍籍不復以鑿牆肘篋爲生活也近日散遣歸來無所事事兼之食喝已慣不能如前此耐飢與寒而殺人放火又其所習其仍流爲

書牘卷十一

完

盜賊亦固其所至哥老會匪本四川咽嚕之變稱始以結拜爲同心殺賊患難相顧之據繼以之結黨抗官開餉梗令繼以之恐獨取財迫脅異已分遣黨羽潛踞水陸要隘遇同會之人則驗據放行否則劫殺不免其實不過斂錢入己因以爲利非若邪教黨堅交祕陰謀不軌入會之徒亦非若逆黨甘心作賊也而勢之旣成遂若積重難返黠桀者倡之愚懦者附之其患益有不可勝言者以湖南近事言之似宜擇正紳募十數營分屯要地遇有匪徒竊發急起捕之一以收輯散遣之眾俾不致流而爲匪一以鎮壓地方俾正氣常伸不致屈而從匪庶幾潛消異患足令忠義之氣久而不渝惟勇餉宜分行坐無事每勇每月三兩遇有調發則酌量

增加其文案支應軍裝各員紳亦宜照常酌減以示樽節總統宜
用久經戰陣巨紳爲之乃收指臂相聯之效也湖南夙稱貧瘠富
戶久困捐輸此時籌十數營餉項除捐輸外又無從措手愚意湖
南鄉勇從征帶勇均用紳士紳士帶勇應得之薪水辦公計數實
亦不少當初塞士近已小康甚則大名顯爵隨之次者亦多積功
至一二品此皆不世難逢之盛茲值鄉邦多警分宜毀家紓難以
佐一時之急此應先捐者也變亂以來捐輸頻數其由農致富由
先世積累致富者無不搜括殆徧而所稱工於營運者因時會艱
阻商賈屛迹之日刻意經營頓成殷實尙不乏人此應先捐者也
先友羅忠節王壯武嘗言亂世之名宜慎取財貨亦然王壯武則

書牘卷十一

十一

直謂天下皆貧湖南獨富天下皆賤湖南獨貴是謂不祥其言雖
過然亦不得議其非也況富匪徒弄兵有鎮壓之責河伯爲虐有
恤災之責乎應捐者既捐則捐輸頻數者無所藉口亦將不勸而
自急鄙見如此伏希財察如慮同黨不以爲然則請自隗始責以
輸將亦不敢有所恡也金積鎖圍以外尙贖王洪一堡河灘馬家
兩堡苦攻未下稽延已久時深憂悚

答劉克庵

得手書具悉一切歸山與出山同一憂虞究竟事少煩鉅青鞵布
韞飢食渴飲與軍中光景不同況起居八座朝盤暮羞尤人生難
得之遇非尋常富貴壽考所可同日語也哥老會匪之終必爲患

當金盆嶺成軍之日已逆料及之恐見在小小動作不足爲其嚙
矢弟已函告韞齋中丞請其擇紳召募成營一巨紳總之以資鎮
壓以銷反側其勇餉非勸捐不可勸捐非先從帶勇之家起手不
可由中丞方伯派定吾輩首先傾囊於事體較順次則巨商大賈
因時謀利如近日之經營淮鹽諸家再次則本地紳富至照糧攤
捐一說則斷不可行亦以天理人情所不容有也高明以爲然否
西事非五年不辦弟早言之金積五百餘堡寨見只存王洪一堡
其對河洲中馬家灘兩堡見正猛攻未下而傷亡已千計必俟此
堡攻開再攻王洪然後併力以攻金積所幸鎖圍早合賊不得遁
遲速當可戡役弟年六十腹瀉宿疾近以飲牛乳稍可能支持數

書牘卷十一

三

月將西事料量有緒再乞身耳 朝命劉省三督辦陝西軍務聞
甫入關璞山中丞亦多徵募恐陝餉益難爲繼保案因北山時有
游匪蹤迹地方軍營動輒虛張賊勢致煩 聖廕故未敢遽以入
告見飭成滌泉勒限搜捕淨盡實不過百餘賊耳一面繕摺總在今年內
拜發關隴大致諸尙如常兵事雖雜卻皆順手公無我念

答吳南屏同年

不見計十餘年矣追維疇曩如在目前然年衰志退往往行不逮
志有時自喜還自悲也退庵相從數年見其志趣苦卓能必達所
見心輒敬之然有時憐其老不令當大敵以是亦不爲退老所喜
至其結陣之堅治事之勤待士卒之恩誼周至自奉之菲薄實有

同時所未見者朱總兵德樹之死時論所不與退庵所以處之者亦殊未合而退庵其時病已劇氣盛不可斂所爲多異平昔亦若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弟所上疏平實無頗而朱德樹之兄復以其事赴都申訴求理此自其邑人李次青輩所慫恿者暇當覆陳了之并錄稿寄覽宗岳一軍餉數均照張騰飛所報清算別紙鈔上弟於退庵未歿之先頗有誚讓之詞書到則退庵已死數日至於餉事一節弟雖當萬分艱窘之日未嘗失信將士豈於退庵而有所恡又豈於退庵之歿而忍累其家乎因書尾數語略及之神道之文所不辭也太常師傳大作未及見或退庵忘之弟所作師神道碑文又跋師闡中所作家書均檢付就教亡妻墓銘亦付上此

書牘卷十一

三

蓋夏間病劇時力疾屬草意欲了此免遺憾耳文之當否不計也西事非五年不辦而衰疾日增未免日暮途長之感

答黃彝峰

金積諸務吾兄與緯堂毅齋謀策精密殊深佩服惟心中所欲言者千端萬緒非函牘所能詳而事須慎密又未可詳諸函牘故請舫仙廉訪前來共商機要已據實夾片密陳一切詳告舫仙轉達清聽矣馬酋蘊利生孽害於而家禍本不除致貽後日之患其各處領本商夥亦未可容其乾沒也鎖圍之兵不可鬆勁圍外回民可暫令各歸原堡外來回民回商可散遣歸籍其家父子兄弟親屬及逆黨則誅夷之外必予遷移萬無仍准聚族於斯之理至王

曠堡堅人眾尤宜先圖所慮金張之兵無甚紀律不能了事或致生事耳賊所有財帛先儘兵勇然後能行吾軍令遏抑貪心故不得不厚如能擴充則相需正殷多多益善也吾輩受國厚恩斷無隱匿之理至在事各員弁偶有侵欺但令情有可原亦不必過於窮究念其辛苦從戎所圖在此事果大定無須過於推求至隱諱而至敗露侵欺而至貽誤則三尺具在不能曲爲之貸也

答文博川相國

辛未

臘杪接奉良書具承所示松楸安奠柱躬復元仍卽入襄樞要至慰朝野之望前以生芻奉獻極知妄瀆未蒙鑒納復荷齒及大君子秉節之峻用情之周何其異也佩繹之餘旣慙且感西事關

書牘卷十一

重

紐全在金積此關一開全局在握惟當殫誠竭慮慎以圖之一切皆詳諸奏牘思規百年之安不敢急一時之效任一日事盡一日心力而已它非所知也辱承注念故敢奉聞全壽山傷疾舉發請其暫歸調理便時遴選材武之士與之俱西爲異日關外將材之用壽山相處已久心地才能素所深知關內外需材甚急能得數十剛明耐苦之人錯落布置其間庶可紓朝廷西顧之憂想元老謀國公忠必已鑒及也拙書兩首求正外附雜作并奉清覽

與蔣璞山中丞

自陝來者均言麥隴澤潤秀油徧野深用幸慰惟涇原以西地高氣寒句萌尚未盡達雪雨頻霑春光尙滯未知歲事云何時用懸

懸金積了畢似尙乾淨熨貼昨於堡內仍又掘獲槍械千餘件老賊叵測如此然亦不解其意欲何爲花門一種多疑善詐誠不可以尋常視之當度隴之初春巖力陳勦局之害蔑熒 聖聽厥後連失大將時論益復紛紜至今回思猶深廩廩近日范銘一事又集矢於周受三生心害政頗爲時局所不宜已據實覆奏弟性剛才拙與世多忤近更衰頽早擬自陳大約所事就緒一面西發一面乞 恩耳隴州所報賊蹤及田軍大捷均虛賊來不過三四百分支飄忽一敗於靜甯之任當川一盡於甯遠皆正四旂馬隊及宗岳之功也李鎮輝武經黔中奏調此間未奉 諭旨似必蒙允未知李意云何

書牘卷十一

書

答王孝鳳太常

金積事了關隴之幸抑不僅關隴之幸其乾淨熨貼較之東南諸役尙似信心馬耀邦卽小遊擊狡猾兇頑爲諸逆魁已同時極刑處死此案爲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九年勦辦新教以後第三案馬化澂父子兄弟兇狡異於馬明心蘇四十三田五其勢燄熾於石峰堡百倍若不及時撲滅禍患何可勝言擬摩石空同以志歲月尙未遑也南路岷州叛卒一律收輯誅斬首惡數人而分撥其徒黨數千於各營中事亦大定甘肅逋逃淵藪一清論者不料其了結之速動以危詞歸咎於周受三 朝廷屢以詰責不得不據實上陳以明 國是而釋羣疑外臣任事之難如此昔盧九台有云

不肖十分精神以七分料理世故三分辦賊若得分其半用之討賊於事亦濟念之慨然孱軀日漸不支豈能久肩此重任以誤國乎投老西陲固其本分惟求卸雙符於心乃安俟中路零匪收拾淨盡捲甲西趨乃可及此否則疑於規避又有意外吹求耳關中學徒當不乏讀書種子能由制義漸引到性理之學人才必出默觀關隴氣節文章之盛其在少者乎剝極而復斯其時也正封發間忽枉手書見賀媿不敢承功名之際人所難言野老當春社酒闌豈復有意與人爭席 恩旨加賞已推與壽卿摺已拜發矣

答王子壽比部

隴事艱阻萬分先攻金積尤非時局所許一年之間連喪大將人

書牘卷十一

十一

心震駭謠詠繁興幸將士用命得將渠族殲夷餘眾遷徙固始願不及者也惟天方新教傳染既多隴右湟中尤須鋤治尙需歲月乃竟全功正恐衰朽餘年未能了此耳自我徂西一切方略均出囊智之餘舊病陳方堅確不易幸而克濟子之功也蒙敢尸之嘗歎近世士大夫如市醫售藥脈候病源舉不復問囊錢既滿囂然而歸顧安知人生實難乎賊所窟穴唐之靈武宋之西夏明之河套皆其處也戎狄之間用兵匪易關中大局略定前年秋仲乃引軍而西北從銀州南逾汧隴中路出古安定未及期餘南取渭源狄道北定靈甯喋血苦戰無間寒暑僕十餘年勦髮平捻所部傷亡之多無逾此役者雖才智鈍拙拮据未遑顧齒之搖者脫髮之

蒼者素矣而論者每譏其老師行兵於人煙闐絕之地轉饋千數
百里勞耗不可言殫而論者每譏其糜餉此固勞人志士所不敢
辭者行年六十自嗟來日無多不能爲 國家卒扞西徼恐一旦
溘先朝露與世之汶汶者同實讒慝之口願吾子卒有以雪之意
者名山箸錄或勝國門耶

答定靜村將軍

頃奉惠復具承所示金積事了而河西仍有餘波蓋回性多疑所
致然大局既定固無能爲前曾以函牘致和甫朗齋兩公詢其近
狀如需兵力則河東諸軍自當執爰而隨其後嗣得朗齋復函知
事可就緒無須添竈遂亦中止金景亭昨遵 旨來綏時於渡河

書牘卷十一

美

小有稽畱計亦不久即可開拔鹽固東西兩山延袤千有餘里伏
莽尙未肅清近時分起搜山以狼捕鼠所得殊不償勞然非一律
埽除淨盡則鼓行而前仍憂卻顧也河州回逆未睹兵威非薄予
懲創不能怙服大約俟彼間收穫之際乃有糧可因耳
與蔣璞山中丞

積雨害成麥多生耳所幸暘晴以後損耗無多而秋稼得霑渥澤
生意勃然又占豐稔差可喜也 寄諭詢隴中軍事比經據實附

陳今日奉到 批回飭鈔奉覽時人於甘南軍報多鑿空之談大
抵撼山不得則先集畚鍤於培塿耳受三憂憤成疾一旦溘然弟
覆奏稿尙不及見深爲悼惜正當進兵之時忽有此事又須從新

料量擬遣陳廉訪先赴靜甯弟俟鹽固肅清卽行前往督師齊進
仍是分別勦撫了此句當不慮賊多且狡慮各軍紀律不嚴撓吾
成算耳念此惕然金積克後諸將先後請撤遣傷病勇丁物故將
士急謀歸骨積欠軍餉急請籌發局款一空而求索者不已所盼
協餉皆應畱之鄂中以敷匯款不能催濟要需前日一牘咨請挪
撥司庫六萬恐尙不濟事希商之方伯再爲籌撥以資周轉兩月
以後鄂臺無須截畱協餉則來源不斷仍當先還陝庫也

答王孝鳳

奉讀大著宮保袖一首興會颯舉爲方袍幅巾大增聲價讀之不
禁起舞乃一舞而袖長屢舞而肘見不如先生之袂良矣其將斂

書牘卷十一

三

手以退乎受三憂勞成疾遂以不起又弱一个能無潛然隴寇贖
河湟兩支河尤倔強非勦不可言撫亦非撫無以善其勦見請舫
仙廉訪先赴靜甯弟亦繼發安定會甯猶有戰事總當慎以圖之
答浙撫楊石泉中丞

浙中兵事有閣下及芑巖主之非各行省所及弟頗有所聞泰西
水戰專恃船礮距水稍遠則大礮難用故自來無離船惡仗初時
論者謂其不善步戰不知其隊伍之整步伐之齊乃過於中國洋
槍又非中國所有也以中國不教之民當之何怪其見則必北今
能造輪船槍礮則水戰不患無其具步戰於洋槍之外有長短劈
山遠於洋槍三之一爲洋人所未有可用羣子亦可用開花子則

猶勝於洋槍也惟隊伍步伐則必參用洋槍隊法西洋各國兵法數種皆宜參用觀其口令有似迂煩實則非此無以齊整其眾也惟純用洋槍終失長短互用之妙是在有以變化之弟近於此頗有所得又精造短劈山以洋匠作之用架搯放不用人扛五人可管放一尊出行隊追賊較長劈山尤輕便適用暇時當以一尊奉寄洋礮以普洛斯新出之後膛螺絲開花名義耳爲第一洋槍以後膛連七響爲第一可屬胡雪巖聞時採購浙江形勢較江南爲好海疆有警浙或無虞然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計已在賢者籌策中也普法構兵法已大創此時自顧不遑何能爲我患趁此整理洋防庶可建威銷萌以規久遠一旦有變不致茫然近時言練兵者多係

書牘卷十一

美

套話平日餉項太薄無以招致精壯臨陣何能得其死力精壯者不肯入伍卽間有入伍者非尋別項生業不能贍其身家弟在閩時講求裁兵增餉之制閩中已有端緒浙則馬穀山與閣下力主之故均見成效近當日見長進惟制兵百人則必有千把外額數人不若勇丁除百長什長外無頭目事權一而號令專也裁去塘汛無用之兵裁去冗雜之外額然後制兵可得而用幸卒畱意西事自金積蕩平後全局實已在握再將河州料理完楚餘可不煩兵力惟餉糧轉運艱阻萬狀刻費經營非弟衰病之軀所能勝任幸事有成緒將來覓替亦易耳論者每謂隴西荒遠不足有爲其實山川城郭固與內地無殊土脈泉源亦無區別若如內地一

施治得人久任未必竟成荒服惜自周秦以來不霑濡聖化教養
兩端無人過問遂亦愚惰成風與戎羌等見於已復各郡縣督耕
墾興水利刻經籍立義學大作基址以待後人不敢避迂疏之諂
而尤嚴禁栽蒔罌粟以挽頽風意者剝極而復機關在此金積克
復甯靈肅清鹽茶廳固原一帶伏莽鉏除略盡刻由會甯安定以
規河州一一肅清則大局不日定矣辦回務非勦無以爲撫亦非
撫不能勦雖謂勦撫兼施其中次第曲折極多入手稍錯便不易
了不比髮逆擒逆一了卽了也十數年不顧家私內子逝世卽家
信亦不輕寫頃大兒孝威來省始稍慰意惟聞湘中事變紛乘慮
歸後亦無止泊處耳

書牘卷十一

无

答西甯辦事大臣豫錫之

接五月十五日惠函具悉一切金積克復接勦鹽固鞏昌各屬竄
匪日不暇給因各處漏誅殘寇伏匿河州時以零騎肆擾如蝨蚤
在身時須搔除究之所得不償其勞也幸著名首要各逆多就擒
斬中南兩路大致肅清見正派各營進會甯安定一面轉般糧料
俟足供兩三箇月弟亦整旆西行大約總不出此月也河湟各逆
未睹兵威辦法仍是勦撫兼施抗拒則勦誠心就撫盡繳馬械亦
未嘗不開以生路耳關內外均似有震懾之意俟將河州了安再
行料理田忠普春間曾來平涼志在帶勇自效此節已奉 廷旨
嚴斥不准斷難照行不料渠信致尊處復敢詐稱弟已允許也此

君經此磨折尙膽妄乃爾恐非其福虎威兩營一係田鎮連考管帶駐秦州一係田道應龍管帶弟因其業經招來不得不允其收錄飭歸左路劉提督簡青統領見尙未遣其赴左路不知忠普意欲何爲弟已嚴切批飭儻再不醒悟竟不能不入告矣尊處前此各牘均隨時奉復不解何以尙未接得或竟中道沈失耶當續以奉布西路情形當無甚變惑弟處旣進兵則不能不循序布置大約河州非全力圖之不可過此以往則地勢平衍可以爲所欲爲耳餉事來源非旺兼之各處呼索頻頻應接不暇刻閒尤形窘迫其不能速進亦緣於此無如何也

與袁筱塢學士

書牘卷十一

早

復函計已達覽捐輸疏稿已奉繳矣部中准駁亦無一定說得圓暢又爲畱地步庶可望准大稿固已斟酌盡善如再於語氣間稍爲畱意似更妙也請卽由尊處繕發爲要肅清案部覆件數字畫太多書吏一時不能趕辦日間已屢催之蔣方直頑皮老子耳甘肅亦非仕國似開復原銜已屬格外之幸若論正辦則前劾尙輕耳侯道雲登忠義耿耿尙是隴中正氣張道所言多確實之譚撫局旣成致多掩抑可歎可惜當爲表之然必須甯夏府上詳也湘事聞是地方痞徒所爲非盡哥老屢得湘中書均謂近日姑息之政所釀令人思張駱舊政何可得也石卿制軍四月作古聞之駭悼欲絕年未七十遽已告終回首長沙鄂渚同處患難時情景殊

難爲懷前得其書云在揚州小作棲泊弟謂宜於近山勤樸處安頓家累庶長子孫未知見納否念之尊處消息想可時通弟處唁挽之件當卽奉託舫仙今日先赴靜甯弟俟稍遲亦當繼發金積大保案恐須前途始能繕發實在繕寫費事周受三臨終神氣湛然誦其口占一詞一詩尤爲悽絕

與傅堃廷楊曉峰兩提軍

展閱來牘所論進兵事宜均極周妥已於牘尾詳悉批復希卽察酌如可照行卽由尊處會銜移行各處一面速辦一面備文覆知如有應行再酌者不妨辯駁以歸一是軍事不可存成見亦不可無定見但籌定之後卽須迅速辦理勿事遲迴致失機會此間暫

書牘卷十一

聖

不牘行梅提督敖王等軍及湯守蘇縣丞以歸畫一舫仙廉訪已赴靜甯如有機要尊處儘可會商辦理暫時自毋須馳赴前途恐軍情翻增觀望也弟將中路布置妥貼亦卽率親兵前進大約靜甯須小作停頓再由安定進蘭州耳岷洮能出兵最好然無統將亦難辦轉運不如嚴防卡隘虛張進兵聲勢俾沒泥溝之賊不敢遠離巢穴爲是如實須調赴前敵屆時再由曉峰斟酌調遣已飭備紅綠布紅繩解赴軍前爲賞犒之需糧運一事最爲緊要河州素係產糧之區總須就近採購爲是彼處隨教之人多儘可設法照市價採買過洮之後還是分別勦撫如誠心就撫則責其盡繳馬械繳糧給價如抗拒官軍則勦洗後存糧概爲我有亦不愁無

食也

答陳舫仙廉訪

接靜甯來函具悉一切日內所批傅楊劉徐進兵事宜各稟均飭由公牘鈔覽傳楊所論進兵事宜均可照行惟不言進兵日期豈所謂能事不受人迫促耶甘南習氣每以緩進爲要挾索餉之計亦見慣矣各顧其私而已彭光藻近已學步已嚴飭之今歲鞏秦大稔灰麩每斤不過二十餘文秦州請買糧專款十萬兩已解六萬兩見飭彭光藻分半解鞏昌支應局李守就近採運以供狄道諸軍此後宜就鞏昌狄道買糧而以秦局灌運將來大兵渡洮而西卽宜在河州買糧若銀票通行河州亦可做辦也初九日雷周黃會勦

書牘卷十一

望

獲捷擒李文甫等首要各逆十一日洗米包山賊巢亦有斬獲惟

已撫復叛各逆

狗齒牙亦在內

仍未到手復向西山竄匿又成游匪若不

及時上緊追捕

雷已進西山

將來大軍前進必是後患馬彥濘尙匿伏

未動

聞在狼山

魏午莊已收隊仍嚴飭捕獲各逆乃准明知捕捉亦是

空談然力所可盡不能放過也故周提督雖前檄赴靜會之間魏道雖前檄赴平涼尙未准其脫手弟亦因此尙滯行期適封信間又見尊處致介卿信知印票可行已趕緊辦理矣簡青宜速進安定徐華亭宜速進會甯不必俟周蓮池到也

答張朗齋提軍

專使至奉讀惠函敬承所示并籌善後章程四條挈領提綱精卓

閔遠殊深佩感已照錄發交道府議詳遵辦花門種族好利多疑積習蔽痼已深漢民愚惰性成不知遠慮又兼人雜心庞游匪動輒乘機簸弄善後諸務極宜留意妥辦方免後艱禁馬自是要圖立學尤爲急務此間化平平涼固原等處均以此兩者爲重見有頭緒可尋已撫各回亦尙安貼馴伏既久當可相庇以安惟從新指地安插漢與回異域而居見效亦易河西則雜處就撫難於分明禁制亦殊不易耳頃接中衛稟報夏禾收穫之際時有零騎窺伺雖隨時防護未被擾掠然當官軍厚集時竟敢似此鴟張殊爲可慮已飭黃道妥爲籌辦矣尊軍轉戰三載勞苦功高而陷陳摧堅折損不少本應酌爲資遣以資休養考湘卽是如此辦法金景

書牘卷十一

星

亭兄所部亦然閣下旣商之靜村子和兩公自能照察隱微據實入告惟一旦遽議全撤恐勢有難行尊軍自此次戡定河西聲威之盛遠邁諸軍閣下尤遠塞長城 朝廷正資倚畀此時遽議還役靜村子和亦難以立言至弟衰病之軀斷難勝任愉快尤不能不屬望賢者也愚見暫宜與靜村將軍商及先將傷殘將士陸續遣撤爲簡練之師閣下仍畱其强者暫駐甯夏一慰西人之望一俟毅齋選募新軍西來徐議進止庶幾大局旣期周妥而尊軍士氣常新更當指擄如意卽鄙人異時斂手亦免茫然疏拙之論未知高明亦以爲然否敝軍正擬進規河湟惟採糧轉運造船三事困餉竭不能應手拮据焦灼致此遲延大約此月內恐尙未能成

行耳陝回均已就撫惟馬長順一支未見下落有言仍藏河西時思蠢動然乎否耶亦希示知

答張朗齋提軍

忝來得惠函敬承所示閣下長才偉抱獨映當時弟所欽佩河西氛祲全消 朝廷正資倚畀辱承深念西事未蕝許共周旋欣感何既當卽徑達 天聽以申維繫之私維西夏實燕雲屏蔽形勢攸關見雖誅鉏黠桀一律澄清而建威銷萌尤非藉資碩畫不可弟處力所能及者靈州中衛以南而已見正進規河湟揣度賊情昔之以河州爲逋逃淵藪者今將以涼夏爲退步將來仍須由靈夏出師乃策全效計彼時毅齋已率新師回營正可與大旆共賦

書牘卷十一

器

同袍也再陝回一種除芟夷遷徙外別無成股伏匿之匪惟馬長順自經宋祝三軍門所部擊敗後眷屬盡失此賊因彼時尋覓眷屬率其黨游弋河西未及就撫爾後迄無下落弟前接北路稟有云馬逆聚積股匪時行窺伺者亦無確實消息未審尊處知其蹤迹否如得其確蹤乞商之黃道彝峰共圖之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奉到七月二十二日鈞函敬領壹是俄國代復伊犁一事欽奉

諭旨後比將擬調徐提督占彪赴肅情形陳復計 批答已在途

矣以見在局勢言之 朝廷所以處之者祇合如此其能否有濟

則固未可預料也竊維俄人旣稱代爲收復一時似難遽啟衅端

榮侯此去彼自將以索兵費爲要挾之計如所欲無多彼此明定
地界永不相犯自可權宜允許俾其無所藉口若志在久踞多索
兵費故意與我爲難此時曲意允許後難踐諾彼翻得有所藉口
以啟兵端縱此時收復伊犁仍慮非復我有也俄在外國最稱強
大其國境東西廣於中國南北較中國稍短又偏於北方寒凝之
氣多和煦之氣少故生齒蕃滋不如中國人文亦遜焉其戰陣與
泰西各國大略相同火器精利亦復相似見在隴右兵事方殷固
難舍近圖遠卽令河湟甘涼肅一律肅清苟非釁端自彼先開亦
未可橫挑肇衅蓋彼已之勢均而我 國家當多難之餘如大病
乍蘇不禁客感也如天之福事可速了卽宜妙簡邊才錯落布置

靜以圖之若此計不諧彼方思逞則宜收斂固嗇以收節短勢險
之效越句踐於吳先屈意下之漢文之於南粵卑詞畏之反弱爲
強拙以求伸此智謀之士所優爲黃老之術所以通於兵也古云
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圖自強者必不輕試其鋒不其然乎至俄國
戰法聞與英法味之專講陣式一律宗棠前在閩浙亦頗畱心曾
延洋人演習其式步伐整齊進止周折均有常度實較尋常練陣
之法爲精惟彼法專用口令不能教大隊仍須師其委曲繁密之
意以求整齊參用中國金鼓旂幟號令以資捷便方期周妥又外
國戰事專尙火器重者自數十斤至數千斤萬斤不等謂之礮十
斤以下皆謂之槍礮質重而能及遠非舟車駝騾不能載之以行

非安架不能施放槍則人持而趨最爲迅捷馬步皆宜然質輕子小不能遠至里外也是宜參用中國之人扛劈山礮架放短劈山礮乃爲盡利如遇敵礮不能用槍不能及之處以劈山當之飽以羣子或實以開花合膛員尖子輔以洋槍護以刀矛必期得手蓋師其長并能補其短也如俄人旣啟釁端則我所以待之亦必期其詳盡而無幾微之憾乃可杜其貪狡以規久遠謹承明問所及忘其禱昧一併陳之至甘肅吏事軍事無一可以按實宗棠已稔知之必俟進駐會垣乃可逐漸整理安定距省一百八十里兩日可到俟河州兵事有緒糧運暢旺餉能應手卽當進省也再奉密諭法國修好一節李藩譯業經回國地山自可成禮言旋傳聞

法國此次和議割地四分之一銀六萬萬作十八年歸款亦可謂創鉅痛深矣故王歸國法民不免怨懟其國之與地山齟齬亦羞惱所致恐見輕中國遂故作驕態耳德克碑來信雖諱言國惡而述及此事亦多淒楚之音至津郡前案緣起乃德克碑由平涼回滬所親聞者必能詳爲告知想其君主當失勢時決無偃蹇之理耳布國嗔哩吧前奉 恩旨賞四品藍翎奉到行知時大張賀筵各國官商均來道賀計數十席自言受中國 新恩謹當力圖報效并言伊國所製水雷能破法國輪船請自備資斧帶同中國工匠前往學習其榮幸圖報可知大抵洋人情性雖多巧詐亦知愛好如得其情馭之未嘗不可去其毒而取其益卽此兩人亦可概

見東洋素強近更學習造船製器諸事聞其援西洋例請通商似可照准不須多所裁抑懷諸侯則天下畏與其含怨而終不受制曷若樹德而先爲之所想 朝廷自有權衡也

與劉毅齋京卿

得漢上來牘知忠壯靈輒一路安適殊深慰慰計期已早抵里門想重闡康豫忠阡協卜一切定如臆頌承鈔示侯相復函得知章作堂軍門有八月成軍東下之說江南正須名將侯相素重作堂且其舊部自以速去爲是但不知舊傷全愈否湘中子弟賦閒已久又正值湖平江順之候想投袂而起者興致更加也金積一帶新稼甚豐河西事定後雖尙有餘氛飄忽出沒然人數無多不能

書牘卷十一

七

爲害和甫已升烏里雅蘇臺將軍朗齋仍暫留甯夏黃彝峰暫駐中衛惟器小易盈利心太重不堪重寄弟已將蜀軍分七營交徐提督占彪統帶益以桂錫楨馬隊三營令駐靖遠正擬調其由蘭州西向會攻河湟忽奉 密諭以俄羅斯代復伊犁并有代復烏魯木齊之說 廷旨令成提督出關會景副都護規復烏塞以爭先著 敕弟派勁旅赴肅州扼嘉峪關弟已覆奏派徐占彪率馬步十二營赴肅州令黃道撥兩營交張道玉文帶赴靖遠接防惟察俄人此事不懷好意景成頓兵數年不能克烏魯木齊望其有爲難矣徐占彪樸勇能戰所部馬步亦頗壯健恐到肅後 廷旨必責其出關而甘郡肅州同氛徧地無人收拾且俄人侵占黑龍

江北地形勢日迫茲復窺吾西陲蓄謀既久發機又速不能不急爲之備閣下假期將滿希卽挑募數千於九月率以西行是爲至要俄人戰事與英法略同然亦非不可制者見旣代復伊犁去其國界已千餘里若復長驅深入如遇能戰之軍未有能善其歸者弟本擬收復河湟後卽乞病還湘今旣有此變西顧正殷斷難遽萌退志當與此虜周旋急舉替人爲異時計想閣下當知我心耳侯相意減尊處餉項不知以後少募則可以前用去之款則無可減也已請舫仙密啟之將來尊處卽減去章作堂一軍三千兵力亦不嫌單來時或先赴江南一行必蒙見諒也

與穆春巖將軍

書牘卷十一

吳

康巖克復正擬放船架橋以便濟師適陰雨連綿漲未落水深湍迅難於措手廿八日始由狄道放船賊於湍灣皆修壘以待比船由彼岸經過輒施放槍礮幸將士競奮兩統領皆親押新舟駛擊得免損失徑達東岸日來正忙解繩索大礮也狄道浮橋已成於對岸修築營壘如能從彼處相機夾擊則康巖之橋亦易成矣喇嘛川距蘭垣二百餘里此時似無須舉動致賊先爲准備俟各軍奪回太子寺則出軍從喇嘛川擣其巢穴應易得手高明以爲何如彼時自當奉達也

答袁筱塢學士

前接惠函并承代擬兩稿因連旬督戰正雨雪交加之時餉糧軍

火寒衣均爲泥潦所滯此來未及攜篆本擬諸軍進發後仍返靜甯發報後移營進駐故營務支應文案軍裝概未同行迨八月初二日馳抵安定初四初六諸軍冒雪急行十一十二遂克康家巖諸隘而前敵裹糧已竭後路轉運不前萬無返旆之理乃令提蘭垣存糧靜甯護篆移營局勢一易日間大致甫定故未暇作書奉聞洮流駛急又值盛漲架橋極難見只狄道橋成渡師立壘而康家巖之橋尙須并力經營乃克有濟賊勢以康巖對岸爲重以三甲集相距十里爲河巢門戶故不得不悉力相抗耳逆回悍者併萃此間從前敗潰淮楚各軍亦皆蒙面死拒計有數惡仗可打惟鋒刃既接而餉運中斷日盼西安餉至兩眼已穿而駐局所解無

書牘卷十一

吳

多一到卽盡焦煩萬狀心力俱枯吉田精心籌運特未設身處地查各處報解尙自不少如果催提勻撥亦未嘗不可止渴以梅已屬其將各款應劃存者酌量劃存餘均悉數解靜甯轉運局待取

先有文

書知會庶就近騰挪挹注尙期周轉耳樞部見尊處前應金和甫

二萬兩之易又見弟疏稱徐占彪餉數算清并擬湊足兩月足餉意此間餉事尙可騰挪故有墊撥景成之說實則枯竭已極勉作豪舉舍已芸人正堪覆按弟昨疏瀝陳原非得已不已閣下深悉一切以爲然耶否耶徐占彪旣毅然請行兩月足餉豈可復吝

在見

以待駐局於此獨不見諒何哉豫皖諸公置大局不顧恐併不能顧全豫皖年來陝甘不得其力翻受其累此等肺腑何能不爲道

破豫側重藩司皖歸重撫部 廷議允否非所敢知而弟實因情迫勢危矢在弦上不得不爾各疏均先鈔覽計邀鑒可

與徐華亭提軍

昨接來牘請領子藥已飭軍裝局儘數發去惟各項均由平涼靜甯轉解前來近因趕運糧餉寒衣以致軍火等項未能多運見已飛馬往靜甯催提大約五六日後必可解到如未能趕到則狄道所存洋藥土藥尙多可以借領至米糧一項當飭所部全軍帶足十餘日行糧一半乾糧一半米麥均須飭各營官過驗毋許以少報多其一切進兵布置已於會稟中詳悉批答亦卽行知傅楊兩提督矣三甲集爲河州門戶不先會師克取則大東鄉太子寺高家集亦無從著手尊部深入

書牘卷十一

辛

頗慮其單見飭傅提督除撥何王兩軍外暫撥教鎮三營隨同進剿歸尊處節制以教鎮曾告奮勇向頗有敢戰之名也麾下此行務須飭各營嚴申紀律滾營進攻於奮迅之中寓慎重之意期於必克八羊溝一路當撥大營隊伍及凌春臺陳廣發兩營掃盪而前蓋恐貴軍分作兩路不暇兼顧也其貴軍軍火米糧見在由狄道進師自以狄道爲近然不過一時假道耳一抵三甲集則去狄道遠而距康巖近自無舍近取遠之理鄙意於八羊溝出兵得手後卽令簡青趕搭木橙浮橋以便尊軍取糧取子藥子藥到時仍以解康巖爲便

與吳子儀常

軍中得試錄幕士謹傳大名巍然在列取視宛然良爲慶幸一第未足貴喜得之者足重科名又幸目疾之愈也得重陽後一書具悉一切右目障翳未淨靜攝當佳治目藥品多耗元氣還以養心

爲是白水海參

俗呼烏開水
煮不下鹽

宜常服食曾見人服之二十年盲而

能眎老猶炯然足知滋陰之功也試作清宛可誦展玩數四始悟前此三試被放實緣技不到此近作西嶽碑文頗似不俗以徑二寸篆書之成當寄覽先取鐸行者附閱桐雲當亦謂於彼法有合耶西事艱險難辦爲古今棘手一端鄙人不自忖量冒然任之非敢如壯侯自詡無踰老臣亦謂義不辭難耳前年入覲面陳非五年不辦慈聖頗訝其遲由今觀之五年蕘事卽大幸耳金積

書牘卷十一

至

在唐爲靈武在宋爲西夏在明爲河套地險民強唐資其人馬而興宋明師出屢挫歷百年數十年始終未能得其要領茲以年半了之議者猶或謂其老師糜餉河湟地介戎羌種人窟穴其間類如鳥鼠性固犬羊偪處金城環其三面此又必討之賊議者又謂用兵西北楚不如淮思以淮軍易之策又不決而四十營坐耗至艱之餉殆數百萬計周受三兵事非優然血誠任事力爲其難此固人所共曉鄙人於其西來時曾以十口保之其在南路克復狄道渭源討平叛卒興屯督壑亦具端緒謂之有功無過可矣議者因懋山未得則集矢於培塿卒令鬱鬱以死鄙人於其生前未嘗掩其勞亦未嘗請敘以干眾怒其死也自不得不有所論列議者

猶謂其立言不得體數年來合中外悠謬之談以撓西局大略如此鄙人坦率不諳世故於西事既引爲己任自無諉謝之理見進兵朝那渡洮奮擊翼河湟速復西事無虞得數年優游以息塵鞅斯幸甚矣兒子孝威省侍西來將一年矣明春當遣歸大約鄙人歸期亦當不遠此間八月飛雪千里無人荒瘠殆無有逾之者然田里樹畜儘可經營十年以後亦必有可觀者是所望於後之君子附上請禁新教疏稿閱之可悉回事曲折此亦一掌故也

與烏魯木齊都統景秋屏

前奉三月朔日惠函比卽奉復計達俾盼近諭榮擢之喜慶幸無似關外淪胥已久 國家因內訌疊起遠略未遑麾下出鎮哈密

書牘卷十一

三

實隱以西陲全局見付而事寄不遽逮殆欲資以敷歷熟察邊情俾千鈞之弩一發卽中機要非常之功固必待非常之人耳金積雖云一隅然聲息動及數萬里實 國家必討之賊竭歲餘之力始克了此句當度隴以後節節爬搔捕治至滯師期而此間兵燹久困彌望數百里白骨黃茅人煙闕絕賑撫轉饋極形艱阻實亦難求速效見因甯靈池南平慶涇鞏秦階各處漸有甯宇乃進規枹罕湟中渡洮奮擊頻獲勝仗冀此兩處事定腹地局勢當以次就緒惟衰病之軀不免日暮途窮之歎耳肅州已遵 旨派徐提督十二營馬步前往徐君樸勇能戰士馬均強或不致草草其東犯之賊經官軍疊次擒斬亦殆無遺種陝回馮君幅被戕後其弟

君葵已來湟中見亦有求撫之意其馬長順一小股聞由關外竄回此輩正如秋螢明滅亦無能爲患耳

答西甯辦事大臣豫錫之

頃奉惠書并悉一切咪喇西甯各回意在就撫自是德威所致以大局論剿撫兼施乃一定之理惟回性多疑善詐又其中良匪不齊亦有傾誠求撫爲同類所挾制而不得者亦有散回願早歸誠而頭目恐眾散勢孤罪歸一己者大約河州辦結則湟中當易定局耳渡洮以後軍威甚振見在七甲集續克進規太子寺賊雖有機可乘我仍持滿後發馬占龍聞已挾撒拉回歸牟泥溝見只大東鄉尙作負嵎之勢然鐵門關及各隘口均爲官軍所奪藩籬旣

書牘卷十一

十一

去門戶全開度亦不能穩抗也陝回崔禹等苦央撫回陳林閩興春代懇投誠前月已遣其西去只得二十七日到碾伯之報此後寂無所聞未審畢竟云何有所聞見希卽見示奇門祕旨所言均精義奧旨易道至大深者見深淺者見淺原無定詁所謂滴水皆海味也弟於此道向未涉獵及之不敢妄有論說承諭撰序深懼荒陋無以應命篇首冠以巨製已足發揮道妙無俟詹詹小言矣與福建船政局黃子穆太守

前函奉謝計已達覽德監督自法都寄來之信於中國民情頗道得著渠住中國日久熟悉情形故能詳言之其用心亦殊誠懇惟約束教士一層恐彼國仍是不肯做亦做不到耳 廷議令其收

回傳教聞彼公使已遣繙譯回國未知如何復德監督一信乞寬
妥便寄去爲要船局學生日見精進可見事在人爲日監督實心
任事亦殊可取老樣船想必日出日多新學變通想已照辦此事
已有成效雪巖及閣下創議之功實不可沒總署亦有所聞始時
局外頗不免疑議近則翕然稱之可見天下好事不能不及時去
榦卻非其時不可亦非其人不可也一船成卽多一船經費閩中
何能獨任 廷旨令廣東牛莊等處分船任費然以後日出日多
終虞閩力不給則分運漕糧一說自宜講求所恐漕督動以糧船
水手爲詞不肯更張而 國計本宜河海并運乃爲多備耳

答福建船政局副監督德克碑

書牘卷十一

書

接來書具悉一切傳教一事民情必不相安各省屢以此致衅此
非國法所能強制也愈加強制則百姓愈不輸服終至釀成事端
彼時設法挽回已覺失體若要彼此相安非收回傳教一節不可
閣下久住中國熟悉情形故所言均是情理惟只說如何約束教
士恐教士未必遵行民間亦未必肯信服究非長久之計傳教本
爲行好事翻教百姓說作惡人本爲兩國敦和誼翻弄得兩國不
自在亦不必耳此間軍務順手孱軀甚健堪以告慰

答胡雪巖

子穆書來知閩局各事日見精進輪船無須外國師匠此是好消
息總署於此事不存惜費之見亦漸知閩中局務委任得人不肯

過於檢校致壞成功此尤可喜閣下創議之功偉矣見在學徒匠
作日見精進美不勝收駕駛之人亦易選擇去海之害收海之利
此吾中國一大轉機由貧弱而富強實基於此快慰奚如弟年已
六十衰病侵尋拮据戎馬之間日不暇給久擬退休薦賢自代惟
河湟未復俄人代復伊犁又須料量代者縱才倍於我而西事頭
緒紛繁斷非生手所能遽辦不得不婆娑以待見在諸軍渡洮奮
擊斬關奪隘士氣尙雄莫可以次了此句當所苦師行日遠轉饋
日難勞費殆難億計而饟源祇有此數需者急而應者舒無可如
何因思淮鹽之利饒於東南近爲川潞粵諸引侵占以致銷路不
暢課額未能如前似可從此著想如果鹽本較川潞粵爲輕則三

書牘卷十一

三

省侵占之鹽不禁自少從前洋人豔其利請運銷內地引鹽固宜
斥絕若以官造輪船運銷官鹽還課額於淮銷之淮岸於官無損
民間食鹽每斤七八十錢至賤亦須五六十錢若用輪船裝運成
本頓減銷價自低於民尤便各省關應協陝甘軍餉積欠多至一
千三百餘萬若以閩造輪船運淮鹽銷淮岸將來所得贏餘亦可
抵償欠款於各省無所損而於隴款不至竟無歸著彼商販祇須
領票納課依舊行鹽獲利於商販亦無所損也閣下精於運籌於
民情商情及鹽法利弊均所洞悉希爲我詳思之速以見示俾有
遵循

答前甘肅提督曹蓋臣軍門

自聞 恩命接統銘軍喜得借助雄師共戡西虜望風懷想何日
忘之頃接惠書敬悉台旆已抵西安不憚遠役欽佩何似想刻下
已抵乾郡矣省三軍門未及謀晤先挑選十八營南旋在閣下偉
略雄才旌節所臨必可一新壁壘惟老勇均多告假另招鄉人補
額本難足恃來示擬將一切情形先行入告亦誠有不得已者弟
入關之初滿目荒蕪軍糧無從採購隴中各郡縣兵燹頻年子遺
之民喘息僅屬又爲派捐所苦死喪之後繼以流亡較之從前尤
覺日難一日幸經營數載於勦賊餘暇撫輯難民督耕俵賑買牛
散種製備耕具乃獲有秋故近日採糧尙不甚難惟轉運一事勞
費萬狀仍苦一飽無時古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況當三空四盡

書牘卷十一

美

人畜彫耗之時乎雄部西來所需軍食平涼以上尙可就地採買
平涼以下必須轉運車馱牲畜度隴以後無可籌畫弟處官騾及
價雇民騾爲數不下二千餘頭見尙託筱塢學士於新購千頭之
外委人赴豫採購以備填補若事在得已豈肯糜費如此劉君前
奏謂准人以衝塞涉遠爲苦其實祇要力籌轉運楚人能來准人
豈必不能然竊揣准師剽銳雖勝於楚而耐勞持久卻亦較遜如
軍士實覺憚行而必強以俱西恐中道逃亡定所不免是此時強
畱終亦無益三關發作盤費軍士告假紛紛省三已先有成見也
甘涼素稱產糧之區軍行隨地籌糧尙自易易肅州則遠隔一方
成軍門駐彼數年搜括殆盡上年曾有激變之事敝部徐提軍馬

步十二營弟飭甘涼道爲採買供支并飭預備糧料帶赴肅州以期飽騰大抵西路用兵不在兵多必先將糧料轉運料理妥協節節貫注乃免他虞至臨陣決勝制敵出奇則猶其後焉者也閣下一時名將又曾身歷其間必已洞燭一切特承詢及不敢不獻其愚諸乞見諒爲幸再尊軍西來弟必遵 旨飭各郡縣料理惟陝甘里差均已停止卽有時雇用民間車騾均用民價雇辦以民間不能支差州縣亦不能承辦也見在賊氛實已較前頓減兵多則轉運更難措手反以自累伏希警照不具

答陳舫仙

初四日酉刻函到具悉一切董家山旣克次埽太子寺次埽大東

書牘卷十一

七

鄉一定之局惟宜速不宜遲速則省力遲則費手陳閣等久未回報或係追蹤尋話說昨得蕭道信徐提督十一月初十日帶七營赴甘州蕭自帶西征馬隊二百於二十二日繼進雷桂錫楨兩馬隊黃虎臣一步營在後截捕逃亡亦當繼進卻於賊情及有無戰事一字不及恐賊已過肅州也來函所言此間祇專以勦爲事甚是甚是勦到極處方能議撫亦一定之理曉峰初三日禁四厚子初四日又滾營前紮固是慎重之意然十餘里內步步爲營亦可不不必過聞太子寺旁有堅堡從未破恐二號螺絲廠去攻須陳廣發丁憂稟已批慰畱俟河州克復後再遣歸奔喪金革之禮本是如此請詳告之此君眞可當樸勇兩字惟察其意似不樂歸華亭統領渠資格本深亦難怪

耳曉峰收黑頭勇本早批准昨有稟來再批照辦莖廷求洋槍數百杆無論此閒所存不多無以應之且添槍卽須添藥添火由東南數萬里採運到營一有缺乏便不中用亦非久遠之計還不如叉子槍之妙毋庸請發所需之銀昨已解去四千兩各軍均已發滿餉一月卒歲優游可免乞索之煩前解三甲集之見銀已札王朱銷算俟覆到再說軍糧日日時時催解西征驟已到九百五十頭尙須續辦然驟多無料柰何各處雖已播種然見新尙須半年有餘梅不可望渴何由止魏道截餉一萬已准并加撥矣洪德營守備當換聶克俊署前以熊道濱署守備亦魏道請也東鄉口窖藏叉子槍正是金積故智足見求撫之說不可信也蔣道津貼未

書牘卷十一

葵

及愚意正以同官同鄉之故然豈能怙然當熟籌之蔣璞山出缺弟處已於二十五日五百里發摺爲其請諡乞 恩蔭子此公清操絕倫身後蕭然已致賻千金撫篆以藩護之口馬一到卽盡無以應各處之求楊曉峰乃請七百殊屬不諒莖廷處購到一千或可分用戴定邦固無論也

與陳舫仙

賊於長濠破後復築大壘於太子寺城南山上并添築數壘於附近以防官軍偏攻雖注重此城然新壘不固難以堅守一壘旣破各壘瓦解此眞笨賊對面以北山腳之大紅潘家莊等處數老堡雖小而堅難以攻拔自以先攻太子寺爲是傳從山壓下楊從川

內進攻徐畱四營助之自可望其得手遲速則難預定耳螺絲礮攻堅不如後膛開花力大而速弟所發交徐華亭者非傅楊之螺絲礮也故欲以徐處後膛取勝且以曾攻堅堡著效矣惟礮隊李弁勝忠墜馬殞命失此好手未知鄧增遂能任此否日昨又解二號三號後膛子各二百顆銅螺絲子二百顆來應華亭之求想可敷用劉簡青稟來浮橋中斷洮河合凍沙泥一帶已有賊蹤自應從事於此看來奇兵亦不妨用耳若云埽盪大東鄉則固力所不逮也

與陳舫仙

十二日沙坡頂鏖戰斬悍賊極多捷左已紮沙坡差快人意十三

以後戰狀云何想太子寺必可得手也大東鄉不能節節埽除大局之憂亦運道之患十三日官騾失去七幫聞僅徐軍奪回三十餘頭弟已有所聞劉簡青之稟亦到此次失事鎮西營之罪由其勇數少也田應龍久畱安定并不赴營昨初四日藉口算帳逗畱旬日聞失事之報亦若無預已事者實可痛恨自應撤參已札余起立帶正右哨勇接管該營查大營各哨餘勇尚多飭提八十餘名補余起立帶去之缺稍遲再遣赴尊處也正右哨正哨官之缺補楊龍彪副哨早換黃壽齡矣簡青聞警未能速赴失去四百餘騾在其所管汛地未能奪回一匹何能辭咎摘頂記大過尙似未足蔽辜袁學士所買之騾新到兩批見調蘭州採運局駱駝糧車

前來幫運騰出各幫驟轉運前敵當尙敷用惟再有失事則無可設法矣浮橋中斷聞見搭木橙橋未知如何沙泥無營可紮或移柳林三營前去何如余起立委札田應龍撤札均寄由尊處轉行左路副中營委李培成見尙去馬營監未回其撤鄧營官之札亦由尊處交簡青但宜俟李培成到再發札耳

答楊石泉中丞

前奉惠書悉甘捐事務極承籌慮精詳心感無既部章較原數加倍自難推廣尊意擬照舊章捐辦不敷之數卽在歷年欠餉內扣算在甘在浙誠屬兩有裨益卽希照辦爲荷筱塢處弟亦函知作復矣此間軍事近頗得手河巢以太子寺大東鄉爲關鍵見在大

書牘卷十一

平

兵攻太子寺得其外濠賊勢旣窮軍威乃振惟餉事艱難糧運亦因而多滯殊深焦灼耳再近日饑饉日遠前敵諸軍旣須轉戰又須負糧往往不能速赴戎機致稽時日而枹罕一種於孩提時卽習爲盜賊長卽結伴遠遊名爲經商實則行劫承平時燕豫齊響馬及近日馬賊皆此輩爲之最善伏路抄掠故馱運糧料非有隊伍往來接護不可兵多則轉饋愈艱兵少則抄掠愈急言者但知勞費萬倍腹地而於千里饋糧苦況鮮能詳之宜乎當時名將均恐去之不速也壯侯屯田三奏於芻粟輕重多寡言之詳盡少時頗怪其侈陳瑣屑近歷其地乃信古人誠不我欺亦見屯田之不可已年徂志耗恐卒未能爲 國家力捍西陲讀大文兩首其一

似出親裁同心之言敢不勉自淬厲以求無負但虞日欲莫而途正長終無補耳山高氣寒古稱冬時裂膚墮指觀此數紙使筆如漆帚可見凍不可呵也

與陳舫仙

平江營律勇前營站灘之挫亡者一百四十二名帶傷者一百餘名失馱騾數十匹由於接送分馳隊伍單薄倉卒遇賊未能整列迎敵也然接護回空馱騾失耗尙少其情可原見於大營派去兩整哨中路兩哨暫赴該兩營填紮一面催律勇後營速來其內官營原有大營兩哨在彼燒炭并撥威營馬隊在彼輪番護運敷衍目前而大營蓋僅有存者賊於站灘圍壘時壘中守兵均不過數

十竟能護壘殺賊律前營并殺入壘之賊三名適後路接糧隊伍經過乃解圍而遁比大營隊伍赶到則先夕走盡矣其馬隊之賊尙百數十名於山內分起亂竄似係畱後探路者方友升等馬隊在黃石坪熊隆名等馬隊在關門口過去二十里稍有斬擒蘭州附近數十里亦報有擒斬此時似已向沙泥歸巢揆度賊情無非搶後路運道以緩太子寺之攻見聞馬占鼇馬悟真等逆首均在太子寺若能將此巢攻破則大東鄉之賊自顧不暇何能出擾運道至其旁堅壘則固可緩圖耳傅莖廷稟稱見已居高臨下俯瞰賊巢纖毫畢見楊曉峰攻長濠後又破沙坡賊壘據之相距不過一里似此巢尙可蠻攻如傅楊肯連攻三晝夜或望得手打仗要

將士各有興致傅楊如毅然自任自可聽之賊意以堅持爲主料官軍不能久畱耳我亦必有久持之勢然後能久與相持否則計無所出也見調張福齊兩營徐萬福一營前來并抽調甘大有派一營八成隊伍馬隊百數十庶資敷布然張徐之營須正初始可望到甘部則今日可到

與曹蓋臣提軍

省三所部歸麾下接統者二十二營如果精實可靠尙不爲單淮軍勇敢善戰本稱勁旅然邊塞之行有踊躍爭趨者亦有以涉遠爲苦者自難概論用勇與用兵不同如非中情所願而令其勉強相從則中道逃亡恐所難免與其追捕於後而誅不勝誅曷若明

書讀卷十一

三

示於先聽其願去則去麾下莅事之初可否令各營官詳爲查詢明定去畱而後嚴禁私逃以重軍令想卓裁自己及之無庸芻蕘之獻如慮兵力尙單此間所存舊部尙數十營河湟戡事亦可酌籌抽撥也惟淮軍餉章每勇丁一名口分四兩每年祇發九關合計僅三十六兩按月攤算每名祇占三兩內須扣米銀九錢計餘銀二兩一錢火食鹽菜包頭裹骹衣履之需均須取給於此隴右人物彫殘食貨昂貴異常縱令勇丁如何撙節能勉強敷衍完事已屬至幸安望少有贏餘如此而求其恪遵軍令於官私毫無擾累難矣敝軍營制勇丁每名每月四兩二錢通年照發縱有違犯不罰不扣近因餉源枯竭每年僅發足餉一月而士卒無敢誣者

緣每營食糧均由官設局採運供支每斤至多不得過三分時價
極賤照價覈算每營每月發鹽菜銀七百兩其添補棉單衣褲均
由各營具領散給或領銀製辦遇有勇丁准假按日截算於正餉
內扣除各項外一概算給不少分文營哨各官有從中剋扣者准
勇丁呼訴申理以此勉支危局今數年矣雖各勇丁每年所得尙
不及淮軍九關之多然僉知餉不虛懸歸時所積漸多盤費之外
到家尙有餘賸亦不致稍形缺望似較淮軍餉章爲佳麾下老謀
閱畫或亦有取於此大抵就今日餉事而論求協餉之增加勢必
不能惟有減勇就餉一法耳幸與老兄同事西陲一切不敢有所
隱匿謹畢獻其愚伏希裁擇至先撥馬步十數營迅乘洮流凍合
之際橫擣崇實出奇制勝一策已詳牘中但未審從新整理能
作此急就章否

與陳舫仙

得二十二日書具悉一切諸公均以賊強兵寡爲慮勝後偏怯殊
不可解曉峰信發還祈擲示之此時軍情正怯亦不必勉強從事
見調數營赴前敵然必正月半間方可望到且俟彼時弟自有法
處之保舉隨摺弟當酌之不克太子寺亦無顏出奏也余起立接
帶鎮西營斷不可緩三甲集亦不在此一哨耳

與陳舫仙

接二十五日辰刻所發一函并楊曉峰信具知一切曉峰處情形

急切應徐劉前往馳援而徐劉又有沙泥之行不能應急令人焦

灼之至未知新路坡橫出建字各營新築賊壘是否埽除

想埽除亦必知

著傳埽廷於就近地方尚不能照料致賊輕視如此亦出意料之

外可歎可恨徐劉二十五日已否回營回營又須出隊以顧大局

想蓋籌已及之矣嵐關坪有賊踞梅開泰以兵單爲詞怕出隊弟

前日已大加申飭并飭湯守及周文翔派兵助之然皆非勁兵也

不知曉峰能以岷洮番兵及雷防營頭併力一剿否該兩軍糧路

近在數十里尚不能顧各統二十餘營尚須請兵爲其代清運道

天下甯有此耶此間數日內飛調曹蓋臣十餘營張福齊四營徐

萬福一營老湘董字六

必有到者所慮該兩營不能

疏通

通則無

須切告之徐劉歸後自然速

去夾擊或由黃虎飭良軒

傳楊之膽何如

